觀林詩話

二老堂詩話

艇齋詩話 附校譌續校補校

竹坡詩話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觀林詩話

吳聿撰

本館據守山閣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觀林詩話一卷宋吳聿撰聿字子書自署楚東人楚東地廣莫能知其里邑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亦云不知何人案書中稱衣冠中有微時爲小吏者作三角亭詩有夜欠一簷雨春無四面花之語獻其所事異之使學果後登第今爲郎矣云云案曾三異同話錄載此事稱爲余子清之祖仁廓則子書蓋南宋初人故所稱引上至蘇軾黃庭堅賀鑄下至汪藻王直而止也其中如辨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誤用安陵君一條李善文選註已先有此論聿抒爲新得蓋偶未及檢又引撫言趙牧學李長吉歌詩一條撫言無此文蓋記杜牧語又誤增學李長吉歌詩一句亦爲疏舛卷末錄謝朓事三條不加論斷殊無所取核其詞意似乎欲解王安石歐陽修倡和詩中吏部文章二百年句而其文未畢或傳寫有所佚脫又誤分一則爲三則歟聿之詩學出於元祐於當時佚事尤所究心如謂黃庭堅論黃獨爲土芋而云或以爲黃精者乃指蘇軾詩人空腹待黃精生事只看長柄械句而不欲顯名又陳師道所稱但解閉門留我住主人不問是誰家句乃蘇軾藏春兩絕句之一託云古語又蘇軾不向如皐聞射雉人間何以得卿卿句世譏軾誤以如皐爲地名聿謂親見其手寫會猶詩不向乃作向不又軾嘗名賈耘老之妾曰雙荷葉世不曉所謂聿謂其事載泉南老人集取雙髻並前之義其名出於温庭筠詞渾水燕談稱張舜民題蘇軾老人行役詩乃蘇轍作王闢之誤記軾

梅花詩用返魂字.乃用韓偓金鑾祕記中語.說者誤引蘇德哥及聚窟洲返魂香事.皆查慎行補註蘇詩所未及.又如黃庭堅與惠洪詩.實用陳平傳解衣贏而刺船句相謔.洪作冷齋夜話.乃以欲加冠巾自解.與庭堅自稱從王安石得古詩句法.及安石詞採藍一水縈花草句.乃追用所見江上人家壁間絕句諸事.亦他書所未言.至於引郭義恭廣志.證陸龜蒙詩蔗炷字.引尉遲樞南楚新聞.證僧詩穩根字.引隋書禮志.證古詩長跪問故夫句.引許愼說文.證衣亦可名不借.不獨草屨.引南史邱仲孚傳.證唐詩半夜鐘.引宋書.證吳融誤用虞喜父事.引世說新語庾亮事.證著屐登樓.引元結自序.證歐陽修黃庭堅誤讀答簪字.引潘岳西征賦.證晁錯之錯可讀七各切.引江淹雜擬詩.證東觀奏記誤稱沈約.引顧愔新羅圖記.證松五粒非五鬣.引歌錄.證殷芸小說誤解蜻蜓.引西京雜記.駁賀鑄詞誤用玉砚生冰.以及駁蘇軾誤以白居易除夜詩爲寒食詩.以長桑君爲倉公.以左傳小人之食爲小人之羹諸條.皆足以資考證.在宋人詩話之中.亦可謂之佳本矣.

觀林詩話

宋吳聿撰　金山錢熙祚校

漢武柏梁臺羣臣皆聯七言或述其職或謙敍不能至左馮翊曰三輔盜賊天下尤多右扶風曰盜賊半山東爲民災京兆尹曰外家公主不可治則又有規警之風及宋孝武華林都亭梁元帝湘宮殿皆效此體雖無規儆之風亦無佞諛之辭獨敍叨冒愧慙而已近世應制爭獻諛辭褒日月而諛天地唯恐不至古者賡載相戒之風於是埽地矣

謝靈運有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上句雙聲疊韻下句疊韻雙聲後人如杜少陵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杜荀鶴胡盧杓酌春濃酒舴艋舟流夜漲灘溫庭筠廢砌醫薜荔枯湖無菰蒲老媪寶蓁草愚夫輸逋租皆出于疊韻不若靈運之工也

陸龜蒙鄴宮詞云魏武平生不好香楓膠薰炷潔宮房可知遺令非前事卻有餘薰在繡囊或疑薰不可焚然事見廣志云薰草綠葉紫花魏武帝以爲香焚之

華亭船子和尚詩少見于世呂益柔刻三十九首於風涇寺云得其父遺編中一詩云歐冶銛鋒價最高海中收得用吹毛龍鳳繞鬼神號不見全牛可下刀浩翁屢用其語

語言拘忌莫如近世淺俗之甚王仲宣贈蔡子篤詩云我友云徂今人以爲語之大病矣余嘗誦飯牛歌長夜漫漫何時旦謂人曰此豈亦寧戚讖語耶

嘗見尉遲樞南楚新聞云薛昭緯避巢賊亂遇舊識銀工邀食有一櫍羶根數十斫之語乃知王中令所遇食蒸豚僧詩所謂若把羶根來比並羶根只合喫藤條亦自有來處耶

李義山云小亭閒眠微酒銷山榴海柏枝相交韓致堯云深院下簾人晝寢紅薔薇架對芭蕉皆微辭也

庾信鴛鴦賦云昔有一雙鳳飛來入魏宮今成兩株樹若個是韓馮蓋符中切半山蝶詩云豈能投死爲韓馮乃皮冰切

鮑當有清風集行于世時號鮑清風嘗以孤雁詩上一鉅公亟稱之故又號鮑孤雁又有貧女吟云貧女臨水粧徘徊波不定豈敢怨春風自無臺上鏡深有古意幸不遇賞音便有所遇又將爲鮑貧女耶

陳平傳言解衣贏而佐刺船涪翁與洪覺範詩云脫卻衲衣着蓑笠來佐涪翁刺釣船似惱之太酷而覺範自以爲我欲收斂加冠巾之意所謂欲蓋而彰也

錢昭度詩云伯禹無端教鮮食水中魚盡不知休陳無已云誰初教鮮食竭澤未能休便覺語勝

東坡和辛字韻至搗殘椒桂有餘辛用意愈工出人意外然陳無已十里塵沈不受辛亦自然也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云安陵泣前魚本龍陽君事誤以爲安陵君

涪翁論黃獨爲土芋而云或以爲黃精非也蓋謂東坡云詩人空腹待黃精生事只看長柄械不欲顯名之耳

東坡幾思壓茅柴禁網日夜急蓋世號市沽爲茅柴以其易着易過周美成詩云冬曦如村釀奇温止須

臾行行正須此。戀戀忽已無。非慣飲茅柴。不能爲此語也。

華亭並海有金山。潮至則在海中。潮退乃可游山。有寒穴泉。甘冽與惠山相埒。穴在山麓。泉鍾其間。適與海平。而半山和華亭令唐詢十咏寒穴泉詩。乃云高穴與雲平。蓋未嘗至其處也。毛澤民作泉銘。敍半山詩云。泉當因此詩以名世。然余以爲因半山詩以增重于世。則此泉之幸。若後世好事者。欲憑此詩以考寒穴所在。則失之遠矣。非泉之不幸歟。

涪翁讀中興碑詩云。凍雨爲灑前朝碑。楚詞云。使涷雨兮灑途。故張平子賦。涷雨沛其灑途。舊注云。涷雨暴雨也。巴郡暴雨爲涷雨。

譚賓錄載唐率府兵曹叅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注蹲鴟云。今之芋子。卽着毛蘿蔔。又温庭筠乾腐子所載不同。云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書。欲注蹲鴟云。今芋子乃着毛蘿蔔。未知孰是。

沆瀣。王逸楚詞注云。北方半夜之氣。唐劉商白角樽歌云。或謂輕冰盛沆瀣。注云海氣也。

婪尾酒。出佛圖澄傳。婪尾者。最後飲酒也。東坡除夜詩云。不辭最後飲屠蘇。是以樂天詩。以婪作藍云。三盃藍尾酒。一碟膠牙餳。皆更歲之事。而東坡詩有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及要浣花前之語。自注云。樂天寒食詩云。三杯藍尾酒。當是誤記。

梅聖俞詩。莫打鴨打鴨驚鴛鴦之語。譏宣守笞官奴也。陳無已戲楊理曹詩云。從來相戒莫打鴨。可打鴛鴦最後孫。又與宣守詩云。肯爲文俗事。打鴨起鴛鴦。皆用此也。然起鴛鴦三字。亦有來處。杜牧之云。織

蓬眠舡艋驚夢起鴛鴦。

西陽雜俎稱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改曰此吳均語耳。恐不足用。今本作葛稚川集。劉子駿文。每疑古樂府有長跪問故夫之語。一日讀隋志至冊后之禮。皇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乃知古婦人亦伏拜也。

陳無已跋舊詞云。晁無咎云。眉山宮詞。蓋不更此境也。余謂不然。宋玉初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後知也。予他文未能及人。獨于詞自謂不減秦七黃九。而爲鄉掾三年。去而復還。又三年矣。而鄉妓無欲余之詞者。獨杜氏子勤懇不已。且云。所得詩詞滿篋。家多蓄紙筆墨。有暇則學書。使不如言。其志亦可喜也。乃寫以遺之。○此下原本另起。今據原文移正。古語所謂但解閉門留我住。主人不問是誰家者。此語東坡題藏春兩絕之一全篇云。莫尋羣玉峯頭路。休看玄都觀裏花。但解閉門留我住。主人莫問是誰家。蓋無已託爲古語耳。

曾逢邊老於仕宦。所至以嚴憚稱。近有客舉一聯云。他日諸侯不敢客。如今到處欲爲家。曰此逢邊詩也。二十五年來仕於州縣者。鮮有能詩。乃知此老風力外。別有深處。

杜牧之云。杜若芳州翠。嚴光釣瀨喧。此以杜與嚴爲人姓相對也。又有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名白日懸。此乃以朱雲對白日。皆爲假對。雖以人姓名偶物。不爲偏枯。反爲工也。如涪翁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皐。尤爲工緻。

嘗見東坡手寫會獵詩云向不如皋閑射雉人間何以得卿卿世所傳本乃作不向如皋遂以爲東坡誤用如皋爲地名特未嘗見寫本耳

半山云不知太乙游何處定把青藜獨照公乃上元夜戲劉貢父詩貢父時在館中適與王嘉所載劉向上元夜天祿閣遇太乙降事相契○事見拾遺記原本嘉譌家今正故有此句然此事前人引用已多特半山用得着題耳

前輩作桃花菊詩雖多而未見拔俗者楊元素云清香舊已親陶令紅豔新能惑阮郎張敏叔云但令陶令長爲主莫遣靈芸錯認伊然世復盛傳一聯云陶令歸來驚色變劉郎去後笑開遲亦未爲勝但陶令歸來劉郎去後乃切對也

唐人夏日詩有炎風生白羽長日隔青油想見歊煩之景不在林樾之下也

孟郊集有四嬋娟篇謂花竹人月也誤見顧況集

程文若在官喜抄書嘗云古人以是爲風流罪過予以李義山舉白奕棊兼把釣不離至教事顛狂之語作對云舉白顛狂不離至教抄書罪過○抄書當是殺青之譌要是風流

東坡詩有云絕勝倉公飲上池誤以長桑君爲倉公

王武子多四言詩間有五字句余最愛抱甕拙勝○此下當有脫文

揚州僧坊有谷林堂乃東坡命名必至其所然後知其名之當棗據詩云下窺幽谷底窈窕一何深魚動

起重淵。鳥驚奮高林。谷林之名。蓋出此耳。

楊元素勸酒詩云。何必口辭山簡醉。但教心似屈原醒。此語殊可味也。

秦太虛用樂天木藤謠。吾獨一身賴爾爲二。作六言云。身與杖藜爲二。影將明月爲三。眞奇對也。

樂天云。眉月晚生神女浦。臉波春傍窅娘堤。涪翁用此意作漁父詞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然新婦磯女兒浦。顧況六言已作對矣。

杜荀鶴詩句鄙惡。世所傳唐風集。首篇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者。余甚疑不類荀鶴語。他日觀唐人小說。見此詩乃周朴所作。而歐陽文忠公亦云耳。蓋借此引編。已行於世矣。

九原。檀弓一作九京。涪翁兩用之。云九京喚起杜陵翁。又云百不試埋九京。

東坡名賈耘老之妾爲雙荷葉。初不曉所謂。他日傳趙德麟家所收泉南老人雜記此事云。兩鬢並前如雙荷葉。故以名之。如荷葉鬢。見溫飛卿詞。裙拖安石榴。鬢譬偏荷葉。

五大夫。秦爵名也。封松爲五大夫。非特爲五株松也。近有題范文正所植鄱陽驛中六松云。青青六大夫。此殊可笑。

都下舊無紅梅。一貴人家。始移植盛開。召士大夫燕賞。皆有詩。號紅梅集。傳于世。以半山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爲冠。後東坡見云。何待北人太薄。

半山云。窅明兩不借。楊雄一籧篨。揚雄方言。紗作曰履。麻作曰不借。崔豹古今注。草履曰不借。許愼說文

云。縰或作綦帛蒼艾色。詩縞衣縰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常所服御。而人皆易有者。皆可謂之不借。不獨屨也。然半山所指乃草屨耳。

半山詩有用蔡澤事云。安排壽考無三甲。又用退之語對云。收拾文章有六丁。東坡詩有用屈原事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又用鄭康成夢對云。忽驚歲在己辰年。皆天設對也。

秦太虛與花光老求墨梅書云。僕方此憂患。無以自娛。願師爲我作兩枝見寄。令我得展玩。洗去煩惱幸甚。涪翁和昊字韻梅詩云。夢蝶眞人貌黃槁。籬落逢花曾絕倒。雅聞花光能畫梅。更乞一枝洗煩惱。謂此也。

太虛又云。僕有梅花一詩。東坡爲和。王荊公嘗書之于扇。有見荊公扇上所書者。乃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兩句。涪翁又愛其四句云。淸淚斑斑知有恨。恨春相從苦不早。甘心結子待君來。洗雨梳風爲誰好。曰玉臺詩中。氣格高者。乃能及此耳。

涪翁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號爲鄭花。王荊公嘗求此花栽。欲作詩而陋其名。予請名曰山礬。野人採鄭花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曰山礬。海岸孤絕處補佗落伽山譯者謂小白山。余疑卽此花是也。不然何以觀音老人端坐而不去也。此題花光補題二絕句跋。翁作水仙花詩。有山礬是弟梅花是兄。亦謂此也。

太虛梅詩末云。安得健步遠移歸。亂插繁花向晴昊。乃用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兩句。

豫章諸洪作詩有外家法律然不多見於世舊傳龜父游烏遮塔示師川詩云華鯨喚起曲肱夢行徑幽尋小雨乾風吹龍沙江流斷日不烏塔松陰寒冰雪照人徐孺子手提玉麈對西山安得鴻崖入瓊藥令我輩出六合間○此下原本另提行今按當合爲一條玉父寄兄詩云六年作別書頻至一月相從袂又分船宿綠波浦邊雨客行烏泥岡上雲陳留風俗尚可道襄陽耆舊空復論鴻飛沖天雁翅短付與燕雀聊同羣涪翁跋半山書云今世唯王荆公字得古人法自楊虛白以來一人而已楊虛白自云浮世百年今過半校他遽瑗十年遲者荆公此二帖近之往時李西臺喜學書題楊少師題大字院壁後云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眞能賞音者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書數百字未見賞音者

澠水燕譚記張芸叟奉使遼東宿幽州館中有題子瞻老人行于壁者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首謂之大蘇小集芸叟題其後云誰傳佳句到幽都逢着羣兒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此乃子由與坡詩佳句二字本云家集坡亦有和篇所謂欲問君王乞鑑湖是也

東坡云醉眠炫紅綠此乃看朱成碧顏始紅換骨句耳

鹽官倪清素寶東坡墨蹟數軸如護眼目縣官數以勢力劫之卒不可得取試經行中語自牓其所居薄命佳人之館

衣冠中有微時爲小吏者作三角亭詩有夜欠一簷雨春無四面花之語獻其所事異之使學後果登第

今爲郎矣。

東坡愛玉女洞中水。既致兩瓶。恐後復取。而爲使者見紿。因破竹爲契。使寺僧藏其一。以爲往來之信。戲謂爲調水符。作詩云。欺謾久成俗。關市有契繻。誰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古人辨淄澠。皎若鶴與鳧。吾今既謝此。但視符有無。常恐汲水人。智出符之餘。多防竟無及。棄置爲長吁。此當與擇勝亭俱傳。於好事者爲推論也。

南史邵仲孚喜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爲限。乃知半夜鐘聲。不獨見唐人詩句。

董慶夫云。石懋敏若頃在都下。除夜作詩云。索米長安久倦游。寂無盃盤洗牢愁。歲除借問除何事。除盡朱顏與黑頭。人以爲有昔人減盡風情之識。明年果卒。懋有橘林集行于世。可讀者皆汪彥章詩也。

暢當詩有云。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沙欹坐穩。冷石醉眠醒。四句皆說醉。不覺煩也。

吳融云。嘯父知機先憶鱠。季鷹無事已思鱸。按虞嘯父爲宋武帝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獻替。嘯父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貢獻。對曰。天時尚煖。鱠魚鱠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謂爲知機可乎。將子華別有所據乎。

唐人有訪呂逸人不遇詩云。到門不解題凡鳥。愛竹何須問主人。余甚愛其用事。然觀其意。乃大不重其人耳。

昔人有言。詩有三百四病。馬有三百八病。詩病多於馬病。信哉。高子勉能詩。涪翁與之詩云。更能識詩家

病方是我眼中人。此亦苦口也。

王立之云。潘邠老望漢陽詩云。兩屐上層樓。一目略千里。說者云。着屐豈可登樓。余以爲不然。殷浩王胡之徒。秋夜登武昌南樓。聞函道中屐聲甚夥。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非着屐登樓耶。函道今所謂胡梯是也。

唐教坊記云。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原本女譌如今據教坊記正教習琵琶、三絃、箜篌、箏者。○原本三譌五今據教坊記正謂之擸彈家。杜少陵詩有絃管能擸彈之句。管非擸彈之物。或改爲絃管能吹彈。或改爲絃索能擸彈。然皆非本語。

一僧問王茂公云。凡花皆經歲復開。東坡何爲獨于梅花言返魂香耶。茂公云。以梅花清絕能醒人。非餘花可比故耳。遂引蘇德哥及聚窟洲返魂香事爲證。僧來從余借二書驗之。皆與梅花了不相關。遂慨茂公之欺。余爲言其事見韓偓金鑾密記。出內廷詩有玉爲通體尋常見。香號返魂容易回之語。其題云嶺南梅花一歲再發。故作此詩。題于花下。東坡云返魂香入嶺頭梅。僧遂釋然。

劉向列女傳以爲式微之詩。二人所作。一在中露。一在泥中。衛之二邑也。或者以爲聯句始此。

有題金陵永慶招提壁云。余從師川問句法。師川舉近詩云。人言春事已。我言未遽央。試向後湖去。菰葉如許長。

半山酷愛唐樂府。雨打梨花深閉門之句。

山谷云。余從半山老人得古詩句法。云春風取花去。酬我以清陰。半山嘗于江上人家壁間。見一絕云。一江春水碧襍藍。船趁歸潮未上帆。渡口酒家賒不得。問人何處典春衫。深味其首句。爲躊躇久之而去。已而作小詞。有平漲小橋千嶂抱。柂藍一水縈花草之句。蓋追用其語。

李光祿元亮兄弟數人。皆雋才。元亮作弔項羽賦。追古作者。世稱其詩。有可憐三萬六千日。長作東西南北人之句。特中鼎之一臠耳。

陸龜蒙有蓬傘詩云。吾江善編蓬。圓者柄爲傘。所至以自隨。清陰覆一墀。自吾爲此計。蓑笠□□短。何須詣亭陰。風雨皆足緩。此三家村擇勝亭耳。

元次山自序云。帶笞箠而畫船。注郎丁桑荒切。今韻中不收。歐文忠公與涪翁。皆于清字韻壓。

温庭筠記狐書兩篇。其一詞曰。正色鴻蕭。神司化伐。穹施后承。光負懸設。嘔論吐萌。垠倪斮薉。迷陽郤曲。劉音隊。霾乙林反。霾音埋。曖雀毀龜冰。犍馳御窟。拿尾羣狐。秣秣晰晰。澤音武。用祕功。以嶺以穴。抱薪伐檉。莽野萬苗。順律則祥。拂倫唯孽。壯虛無有。頤咽蔬屑。肇素未來。武蕤輪輮。其二詞曰。五行七曜。成此閏餘。上帝降靈。歲且涂涂。蛇蛻其皮。君亦神攄。九九六六。束身天除。何以充喉。吐納太虛。何以蔽傑。霞衽雲衲。哀爾浮生。擲此荒墟。吾復浩氣。還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濟忽諸。題云。應天狐超異科策八道。後文繁雜不載。予見乾臏子。東坡喜錄鬼語。便是人道不到處。信哉。

半山酴醾金沙詩云。我無丹白看如夢。人有朱鉛見卽愁。孫思邈云。苟丹白存于心中。卽神靈如不降。其用事精切如此。

東坡在湖州。甲寅年與楊元素、張子野、陳令舉。由苕霅泛舟至吳興。東坡家尙出琵琶。幷沈沖宅犀玉共三面胡琴。又州妓一姓周一姓邵。呼爲二南。子野賦六客辭。後子野、令舉、孝叔化去。唯東坡與元素公擇在爾。元素因作詩寄坡云。仙舟游漾霅溪風。三奏琵琶一艦紅。門望喜傳新政異。夢魂猶憶舊懽同。二南籍裏知誰在。六客堂中已半空。細問人間爲宰相。爭如願住水晶宮。天池問盧杞願住水晶宮。願爲人間宰相。杞對曰。願作人間宰相。遂不得仙。今吳興有水晶宮之號。故云。

楊元素疏論半山云。臣竊見唐賢多以所爲之文。見其人生平行事。如薦蔡之不謬。姓李紳作閔農詩。當時文士稱其有宰相器。韓愈稱歐陽詹亦曰讀其書。知其慈孝最隆也。近世丁謂詩有天門深九重。終當掉臂入。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果如其言。臣聞王安石文章之名久矣。嘗聞其詩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今睹其行事。已頗類矣。願陛下詳其言而防其至。

半山晚年所至處書窓屛間云。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蓋痛悔之詞。此乃唐薛能詩句。（此條原本誤連上條。今移正。）

沈休文鍾山應西陽王教一首五章。第四章用兩足字韻。上云。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下云。所願從之

游寸心於此足。一章纔四韻。而兩韻同一字。又陸士衡擬古一篇。用兩音字。前云思君徽與音。後云歸雲難寄音。東坡一詩用兩耳字。云二義不同。故得重用。又涪翁一詩壓兩朋字。云大府佳友朋。歸鳥求其朋。又有一詩用兩扁字韻。責任媲和扁。持斲問輪扁。自注云。復有此一韻。事異似不類出此也。雞鳴高樹巔。古縣錄詩也。○縣錄當是樂府之譌。而陸士衡陶淵明皆用之。士衡對用虎嘯深谷底。淵明以對犬吠深巷中。

古人五字。往往句有相犯者。如潘安仁、王仲宣皆云但懇怀行遲。曹子建、應德璉皆云公子敬愛客。李少卿云。行人懷往路。蘇子卿云。征夫懷往路。左太沖云。綠葉日夜黃。張景陽云。密葉日夜疏。古詩秋草淒以綠。又秋草萋更碧。謝玄暉又云。春草秋更綠。如此者衆。不可悉舉。

西征賦。惡謔博字韻一聯云。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而誅錯。李善注云。錯七故反。今叶韻七各反。然今時人讀晁錯爲鼂錯。七各反。則以爲不識字矣。

何邵贈張華云。在昔同班列。今者並園墟。華答邵云。自昔同寮宋。於今此園廬。今之酬和者。如此人必以爲笑資矣。

江文通數李陵等雜體三十首。內數休上人怨別一首。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之句。後人便以爲休上人語。其末又有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之句。唐東觀記又以爲太子家令沈約詩。所謂文通錦斷截殆盡矣。

鮑明遠升天行云。九籥隱丹經。李善云。易緯注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籥。以藏經而丹有九轉。故曰九籥。此可笑也。天門有九。故曰九籥。涪翁云。九籥天闕守夜義是也。

世所傳一日看除目。終年損道心之語。乃姚合武功縣詩也。

唐人多作五粒松詩。有以五粒爲鬚者。大歷時監察御史顧愔新羅國記云。松樹大連抱有五粒子。形如桃仁而稍小。皮硬中有仁。取而食之。味如胡桃。浸酒療風。然則松名五粒者。以子名之也。

贈人詩多用同姓事。如東坡贈鄭戶曹云。公業有田常乏食。廣文好客竟無氈。又贈蔡子華云。莫尋唐舉問封侯。但遣麻姑爲爬背。涪翁和東坡詩云。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陳無已贈何郎中云。已度城陰先得句。不應從俗未忘葷。唯徐師川贈張仁云。詩如雲態度人似柳風流。尤爲工也。又半山與劉發詩云。何妨過我論奇字。亦復令公見異書。則又用彼我兩姓事。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世不曉其用夢字。余考之。蓋蔓字訛而爲夢耳。何遜王孫游日碧草蔓絲是也。天棘天門冬也。如馥香而蔓生。或以爲柳誤矣。

樹萱錄云。杜工部詩。世傳骨氣高峭。如爽鶻摩霄。駿馬絕地。又唐人謂李賀文體。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又撫言載趙牧效李長吉歌詩。自謂鑿金結繡而無痕跡。

東坡詩。有邕醧白獸罇中酒。歸裹青泥坊底斤。爲貶謫者設也。續仙傳載一神仙詩。有邕翻王母九霞觴。謫向人間作酒狂之語。蓋用此耳。邕一本作踏。

殷芸小說載馬融列傳云。融善鼓琴。吹笛之聲一發。得蜻蜓出吟。有如相和。○原脫如字。據續談助所錄殷芸小說補。蜻蜓蔡邕月令章句。以爲蟋蟀。馬融長笛賦。有洛客逆旅舍吹笛。爲氣出精列相和。李善云。歌錄曰。古相和歌十八曲。氣出一蜻蜓二古曲。○據文選注。當作氣出一精列二。魏武帝有氣出精列二古曲。此似有脫字。則殷芸所載。不唯謬甚。亦可笑也。丁晉公築毬詩。世稱曲盡形容之妙。如半山觀棊詩云。旁觀各技癢。竊議兒女嘻。諱輸寧斷頭。悔悟乃搏頰。亦曲寫人情之妙也。

東坡王平父哀詞云。已知毅豹爲均死。未識荊凡定孰存。雖拘詩律。易楚爲荊。然古人多以荊楚二字互用。如後漢臧洪論云。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荊則未也。亦不云楚而云荊也。

陸龜蒙謝人詩卷云。談仙忽似朝金母。說艷渾如見玉兒。杜牧之云。粉毫唯畫月。瓊尺只裁雲。美似狂醒初啖蔗。快如衰病得觀濤。涪翁清似釣船聞夜雨。壯如軍壘動秋聲。論用事之工。半山爲勝也。

諸晁酬和柳字韻詩。至三四反不困。蓋篇篇可觀。世已乏知音。何勞問迭柳。尤爲工也。

孫興公天台山賦。有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之語。爲當時所推。後庾信數用其語。作璋禪師碑云。游極箕張。建標霞起。又襄州鳳林寺碑云。干霄秀出。建霞起□。至徐凝作廬山瀑布詩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蓋亦用瀑布界道之語。乃爾鄙惡。

鳳之九苞。一曰歸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聰達。四曰舌屈伸。五曰采色光。六曰冠矩周。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涪翁和蕭元禮詩云。歸鳳求凰振九苞。自注。乃云苞尾也。未詳。

鮑昭云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斷腸聲裏無形影書出無聲亦斷腸蓋以此也

樂天云近世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與諷其五言詩文又高雅閒淡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故東坡有樂天長短三千首卻愛韋郎五字詩之句然樂天既知韋應物之詩而乃自甘心于淺俗何耶豈才有所限乎

顏魯公云夕照明村樹僧清塞云夕照顯重山顧非熊云斜日曬林桑杜牧云落日羨樓臺半山云返照媚林塘皆不若嚴維花塢夕陽遲也

杜牧詩喜用絕字半月絕雙臉如日月絕升日痕絕翠巘孤直絕月定

牧又多以竹雨比羽林栽竹詩云歷歷羽林影又竹岡森羽林大雨行雲萬里精芽苗羽林槍又雲林寺外逢猛雨林黑山高雨腳長曾奉郊宮爲近侍分明攢攢羽林槍

一日璉公與余書紙尾批云比雨過菴前後竹萌戢戢取以充庖頗覺有味因誦東坡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之語時敏聞同槃亦云白湯澆飯肥腯嗅肉一把骨相與大笑噴飯滿案因書及此庶知菴中亦不寂寥也

樂府有風人詩如園綦燒敗絮着子故衣然之類是也然或一句托一物耳獨楊元素荷花借字詩四韻全托一物尤爲工也詩云香豔憐渠好無端雜芰窠向來因藕斷特地見絲多實有終成的露搖爭奈何深房蓮底味心裏苦相和

文忠公詩有春深桃李作絪縕又欲晴花氣漸絪縕一作氤氳皆麗句也絪縕厚貌今四聲韻縕烏昆切赤之間色

錢伯瞻有侍兒妙麗爲一時衣冠家桃李之冠故時人號花王卽東坡、涪翁、賡和蓬字韻詩所謂安得春筍手爲我剝蓮蓬者也名倩奴坡與涪翁詩皆曰青人咏云

西京雜記云以酒爲書滴取其不冰以玉爲研亦取其不冰賀方回詞云羅帷映月玉研生冰似失契勘李覯泰伯江西人作非孟子書有高世之論無盡讀其所作新成院記詩云昔讀盱川集嘗聞泰伯賢新成文刻在往事野僧傳氣格終驚俗光芒冷貫天田翁不知價祇得十千錢蓋僧云時以十千潤筆耳

予家有聽雨軒嘗集古今人句杜牧之云可惜和風夜來雨醉中虛度打窗聲賈島云宿客不來過半夜獨聞山雨到來時歐陽文忠公芳叢綠集聊須種猶得蕭蕭聽雨聲王荊公深炷爐香閉齋閣臥聞簷雨瀉高秋東坡一聽南堂新瓦響似聞東塢小荷香陳無已云一枕雨窗深閉閣臥聽叢竹雨來時趙德麟云臥聽簷雨作宮商尤爲工也

東坡詩有壓小人羹者蓋用潁考叔之語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然初不云小人羹也反語其來遠矣昔宋間尤尙今都下有三番四番語亦此類往過宛邱道中逆旅壁間見畫一婦人襁褓下題云不信但看羊子解便須信道菊兒姜雖是鄙語亦殊精絕

余在都下嘗對客語古人詩集中可採而不見傳記者甚多如杜牧之一絕句題下注云李鄂州愛酒性

地閒雅。一作情地閒雅。此亦可用。坐有新第者。問予情地閒雅可對甚。予答云。可對性天高明。旁坐有解其意者。爲之絕倒。

南史載。謝朓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作。

又顏黃門記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朓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咏。

又談藪載。梁高祖重陳郡謝朓詩。曰不讀謝朓詩三日口臭。

二老堂詩話

周必大撰

本館據津逮祕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二老堂詩話

宋廬陵周必大子充撰
明海虞毛　晉子晉訂

陶淵明山海經詩

江州陶靖節集末載宣和六年臨溪曾紘謂靖節讀山海經詩其一篇云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貫遂按山海經有云刑天獸名曰銜干戚而舞以此句爲刑天舞干戚因筆畫相近

五字皆訛岑穰晁詠之撫掌稱善予謂紘說固善然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槩篇指一事如前篇終始記夸父則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枉化去不悔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況末句云徒設枉昔心良晨詎可待何預干戚之猛耶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卷復襲紘意以爲已說皆誤矣

東坡立名

白樂天爲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

王禹偁不知貢舉

小說多妄其來久矣玉壺清話云王禹偁自知制

誥出知黃州蘇易簡牓下放孫何等進士三百餘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爲遷客臣欲令栲下諸生郊送奏可禹偁作詩謝之云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諸生予年十六七時嘗以歲月推之孫何榜乃淳化三年歲在壬辰明年癸巳易簡遷參政是時禹偁謫外任未歸又明年甲午方再爲知制誥至道乙未遷内翰五月出知滁州非放進士時三年丁

酉復召知制誥咸平元年戊戌十二月罷知黃州二年已亥放進士孫暨等七十一人非三百也且易簡已爲執政而死其妄甚明然予頗自疑此詩或爲他日之識其後隆興癸未予爲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值省試本撕同知貢舉屬壽皇銳意幸金陵便欲進發留予從駕不果差乾道壬辰爲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適當貢舉在朝闕出身從官而虞并甫爲相雅不欲用予時方遣泛使奏留予撰

國書命翰林王曮知舉中書舍人趙雄同知此外惟沈夏有出身以予侍兼臨安既不可差乃趣召李衡爲侍御史云試院無言事官不肅鎖院終旬日趙雄丁母憂亦不復補差淳熙戊戌春予爲翰林學士上已點定而趙温叔爲相密奏云殿試臨軒當用天子私人主文今省試是禮部事乃就下差權禮部尚書范成大雖一時各有意其實三入不知舉也

劉禹錫淮陰行

簇簇淮陰市竹樓緣岸上好日起檣竿烏飛驚五兩今日轉船頭金烏指西北煙波與春草千里同一色船頭大銅鐶摩挲光陣陣早晚便風來沙頭一眼認何物令儂羨羨郎船尾燕啣尾趁檣竿宿食長相見隔浦望郎船頭昂尾幰幰無奈脫萊時清淮春浪軟黃魯直云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穩切白樂天元微之爲之皆不入律也惟無奈脫

萊時不可解當待博物洽聞者說也予嘗見古本作挑萊時東坡惠州新年詩水生挑萊渚恐用此字

唐酒價

昔人應急謂唐之酒價每斗三百引社酒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爲證然白樂天爲河南尹自勸絕句云憶昔羈貧應舉年脫衣典酒曲江邊十千一斗猶賒飲何況官供不着錢又古詩

亦有金尊美酒斗十千大抵詩人一時用事未必實價也

白樂天詩

白樂天集第十五卷宴散詩云小宴追涼散平橋步月迴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殘暑蟬催盡新秋雁載來將何迎睡興臨睡舉殘盃此詩殊未覩富貴氣象第二聯偶經宴元獻公拈出乃迥然不同

杜荀鶴事

池陽集載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娠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筍後生子卽荀鶴也此事人罕知予過池嘗有詩云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材猶及杜筍兒向來稍喜唐風集荀鶴詩集名唐風今悟樊川是父師

光武廟左衽

錢塘陳益字仲理進士入官淳熙間常爲奉使金國屬官過滹沱光武廟見塑像左衽有詩云早知

爲左袒悔不聽臧宮意亦可取

康與之重九詞

慶元丙辰重九風雨中七兄約登高於神岡西喜因記康與之在高宗時謔詞云重陽日四面雨垂垂戲馬臺前泥拍肚龍山路上水平臍淊浸倒東籬菜莫胖黃菊溼蘼蘼落帽孟嘉尋翦笠漉巾陶令買簑衣都道不如歸爲之一笑與之自語人云末句或傳兩個一身泥非也

杜詩元日至人日

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益此七日之間須有三兩日陰不必皆晴疑子美紀實耳洪興祖引東方朔占書謂歲後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則所主物育陰則災天寶之亂人物俱災故子美云爾信如此說穀乃一歲之本何略之也

木芙蓉詩

唐人哀劉禹錫嘉話云進士陳標詩詠黃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予嘗語客花多固取輕於人何憎嫌之有因論木芙蓉全似芍藥但患無兩平字易牡丹字欲改此句作得人輕處只緣多衆以爲善且謂移芍藥二字在句首則可矣予以失全句爲疑或云本草芍藥一名餘容因綴一絕云花如人面映秋波拒傲清霜色更和能共餘容爭幾許得人輕處只緣多白樂天和

錢學士白牡丹詩云唐昌玉蘂花攀玩衆所爭折來比顏色一樹如瑤瓊彼因稀見貴此以多爲輕固知輕字爲勝

辨人生如寄出處

蘇文忠公詩文少重複者惟人生如寄耳十數處用雖和陶詩亦及之蓋有感於斯言此句本起魏文帝樂府厥後高僧傳王羲之與支道林書祖其語爾朱翌新仲猗覺寮雜志乃引高僧及高齊劉

善明似未記魏樂府予爲太和蕭人傑秀才作如寄齋說引文忠公詩甚詳

報班齊

歐公詩云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或疑其不然今朝殿爭門者往往隨仗而入及在廷排立既定駕將御殿閤門持牙牌刻班齊二字候班齊小黃門接入上先坐後幄黃門復出揚聲云人齊未行門當頭者應云人齊上卽出方轉照壁

衛士卽鳴鞭然此乃是駕出時常日則不同

朱希眞出處

朱敦儒字希眞洛陽人紹聖諫官勃之孫靖康亂離避地自江西走二廣紹興二年詔廣西宣諭明橐訪求山林不仕賢者橐薦希眞深達治體有經世之才靜退無競安於賤貧嘗三召不起特補迪功郎後賜出身歷官職郎官出爲浙東提刑致仕居嘉禾詩詞獨步一世秦丞相晚用其子某爲刪

定官欲令希眞教秦伯陽作詩遂落致仕除鴻臚寺少卿益久廢之官也或作詩云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長安如今縱揷梅花醉未必王侯着眼看益希眞舊嘗有鷓鴣天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懶慢帶疎狂曾批給露支風勅累奏留雲借月章詩萬首醉千場幾曾着眼看侯王玉樓金闕慵歸去且揷梅花住洛陽最膾炙人口故以此譏之淳熙間沅州教授湯巖起刊詩海遺珠所書甚

略而云蜀人武横詩也未幾秦丞相檜希眞亦遭臺評高宗曰此人朕用稟薦以隱逸命官置在館閣豈有始恬退而晚奔競耶其實希眞老愛其子而畏避竄逐不敢不起識者憐之

唐藩鎮官屬入局

杜子美爲劒南參謀遣悶呈嚴鄭公詩云束縛酬知已蹉跎効小忠又云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韓退之爲武寧節度使

推官上張僕射書云使院故事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乃知唐制藩鎮之屬皆晨入昏歸亦自少暇如牛僧孺待杜牧之固不以常禮也 後見洪邁容齋續筆第一卷所引與此同

論詩雅頌

楊子法言曰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益尹吉甫能作崧高烝民等詩以美宣王故正考甫睎之而作商頌是則楊子以閟宮

之頌爲奚斯所作矣班孟堅王文考爲賦序皆有奚斯頌魯僖之言蓋本諸楊子也學者謂閟宮但曰新廟奕奕奚斯作而無作頌之文遂疑楊子爲誤以予觀之奚斯既以公命作廟又自陳詩歸美其君故八章之中上自姜嫄后稷下逮魯公魯侯備極稱頌至末章始言作廟之功亦不爲過只如崧高詩亦云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吉甫固常自稱美何獨於奚斯而疑之楊子之言必有所據後見

洪邁容齋續筆第一卷
亦以爲相承之誤非也

顯仁皇后挽詩

湯岐公思退在相位作顯仁皇后挽詩云虞妃從梧野啓母祔稽山無一字閒盖顯仁初以賢妃從徽宗北狩其後祔徽宗葬會稽之永祐陵虞妃爲徽宗也啓母爲高宗也用事可謂的切高宗山陵予進挽詩取法焉其云生年同藝祖謂創業中興之主皆丁亥生也慶壽似慈寧謂母子皆嘗慶八

十也然不若岐公之工

陸務觀說東坡三詩

陸游務觀云王性之謂蘇子瞻作王莽詩譏介甫云入手功名事事新又詠董卓云功業平生勸用儒諸公何事起相圖只言世上無健者豈信車中有布乎蓋譏介甫爭市易事自相叛也車中有布借呂布以指惠卿姓曾布名其親切如此又云曾吉甫侍郎藏子瞻和錢穆父詩眞本所謂大筆推

君西漢手一言寘我二劉間者其自注云穆文嘗草某答詔以歆向見喻故有此句而廣川董彥遠待制乃譏子瞻不當用高光事過矣

山谷哭宗室公壽詩

與務觀同作劉信叔大尉挽詞予誦魯直哭宗室公壽詩云昔在熙寧日葭莩接貴游題詩奉先寺橫笛寶津樓天網恢中夏賓筵禁列侯但聞劉子政頭白更清修意深語到可見宗室前肆後拘氣

象務觀云韓子蒼常見魯直眞跡第三聯改云屬舉左官律不通宗室侯以此爲勝而曾吉甫獨取前作

南北聲音

四方聲音不同形於詩歌往往多礙其來久矣如北方以行以形故列子直以大行山爲太形又如居姬與以高俄等音古今文士皆作協韻雖釋文亦然禮記何居注云居音姬列子何姬却注云音

居其他詩文與以呂累之類尤多近世士大夫頗笑閩人作賦協韻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殊不知蘇子由蜀人也文集第一卷巖碑長韻磨訛高豪何曹荷戈亦相間而用云

記夢

予少時嘗夢至人家其書室爲叢竹所蔽殊不開爽堂下皆古柳鴉噪不止夢中作詩云竹多翻障月木老只啼烏意謂竹本清虛延貯風月今反窒

塞如此種木不棲鸞鳳徒能集烏以聒耳似譏其主人也後數年爲金陵教官初入廨舍則廳下及門外古柳參天鴉鳴竟日廳傍小書室叢竹蔽虧恍如所夢

皇甫湜詩

劉貢父詩話錄云皇甫湜詩無聞韓退之有讀公遠詩譏其猗攩糞壤間又韓集雖有次韻湜陸渾山火之篇而湜詩俱不傳予嘗得湜永州祁陽元

次山唐亭詩碑題云侍御史内供奉皇甫湜其詩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枉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蘇頲雖富劇粹美君可益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啼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賴後見洪邁容齋隨筆亦載此詩謂風格無可采非也

老人十拗

朱新中鄞川志載郭功父老人十拗謂不記近事記得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日睡不肯坐多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兒子不惜惜孫子大事不問碎事絮少飲酒多飲茶暖不出寒即出丁巳歲予年七十二目視昏花耳中無時作風雨聲而實雨却不甚聞因補一聯云夜雨稀聞聞耳雨春花微見見空花是亦兩拗也嘗錄

寄朱元晦朱大以爲然請予足成之遂貼兩句云
自矜口口盲宰相今復癡聾作富家

記趙夢得事

廣西有趙夢得處於海上東坡謫儋耳時爲致中州家問坡嘗題其澄邁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舞琴仍錄陶淵明杜子美詩及舊作數十紙與之夢得以綾絹求東坡荅云幣帛不爲服章而以書字上帝所禁又有帖云舊藏龍焙請來共聲蓋飲非其

人茶有語閉門獨啜心有愧眞佳句也後趙君子婦將產夢有題開國男來謁者生子名之曰荆而字夢授紹興末登科豐厚夷雅所至栲書室曰見坡乾道中以左奉議郎知吉州龍泉縣予因得盡觀坡之翰墨荆去調欽倅未上而卒夢開國男者殆縣宰耶

記東坡烏臺詩案

元豐巳未東坡坐作詩謗訕追赴御史獄當時所

供詩案今已印行所謂烏臺詩案是也靖康丁未歲臺吏隨駕挈眞案至維揚張全眞參政時爲中丞南渡取而藏之後張丞相德遠爲全眞作墓誌諸子以其半遺德遠充潤筆其半猶存全眞家予嘗借觀皆坡親筆凡有塗改卽押字于下而用臺印蘇子容丞相元豐戊午歲尹開封治陳世儒獄言者誣以寬縱請求是秋亦自濠州攝赴臺獄嘗賦詩十四篇今在集中序云子瞻先已被繫予晝

居三院東閣而子瞻在知雜南廡才隔一垣其詩云遙憐北戶吳興守詬辱通宵不忍聞注謂所劾歌詩有非所宜言頗聞鐫詰之語

辯歐陽公用金帶事

杜工部詩屢及銀章歐陽文忠公詩數言金帶此亦常事後來士大夫多以不仕爲曠達又因前輩偶謂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爲未是富貴小說遂云永叔這條金帶幾道着子謂近世邁往凌雲

視官職如韁鎖誰如東坡然送陳睦詩云君亦老嫌金帶重望湖海詞云不堪金帶垂腰豈害其爲達耶

李石霜月詩

唐李義山霜月絕句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鬬嬋娟本朝石曼卿云素娥青女元無定霜月亭亭各自愁意相反而句皆工

陶杜酒詩

陶淵明詩酒能消百慮杜子美云一酌散千憂皆得趣之句也

韓杜自比稷契

子美詩自比稷與契退之詩云事業窺稷契子美未免儒者大言退之實欲踐之也

蘇頲九日侍宴應制詩

予編校文苑英華如詩中數字異同固不足怪至蘇頲九日侍宴應制得時字韻詩頲集與英華略

同首句嘉會宜長日而歲時雜詠作并數登高日第二句高游順動時雜詠作延齡命賞時第三句曉光雲半洗雜詠作宸游天上轉第四句晴色雨餘滋雜詠作秋物雨來滋第五句降鶴因韶德雜詠作承仙馭第六句吹花入御詞雜詠作膚詞後一聯云願陪陽數節億萬九秋期雜詠作微臣復何幸長得奉恩私切意雜詠乃傳書錄當時之本其後編集八句皆有改定文苑因從之耳杜甫云

新詩改罷自長吟信乎不厭雕琢也

東坡寒碧軒詩

蘇文忠公詩初若豪邁天成其實關鍵甚密再來杭州壽星院寒碧軒詩句句切題而未嘗拘其云清風肅肅搖牕扉牕裏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沾人衣寒碧各在其中第五句曰高山蟬抱葉響頗似無意而杜詩云抱葉寒蟬靜併葉言之寒亦在中矣人靜翠羽穿林飛固不待

言末句却說破道人絕粒對寒碧爲問鶴骨何緣肥其妙如此

金鎖甲

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段云杜少陵游何將軍山林詩有雨抛金鎖甲苔卧綠沉鎗之句言甲抛於雨爲金所鎖鎗卧於苔爲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余讀薛氏補遺乃以綠沉爲精鐵謂隋文帝賜張奫以綠沉之甲是也不知金鎖當是何物後

又讀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沉爲竹乃引陸氏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此尤可笑已上皆紫芝之語予按符堅使熊邈造金銀細鎧金爲綫以縲之蔡琰詩云金甲耀日光至今謂甲之精細者爲鎖子甲言其相御之密也紫芝工詩而詩話百篇踈失如此何耶綠沉爲精鐵則不待辨矣

筍薺詩用斤賣事

紫芝云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採此高力士詩也

曆直作食筍詩云尚想高將軍五溪無人採是也張文潛作薺羹詩乃云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嘗慕黎羹最清好固應加糝愧吾緣則是高將軍所作乃薺詩耳非筍詩也二公同時而用事不同如此不知其故予按二詩各因筍薺而借用作斤賣之句初非用事不同紫芝何其拘也

綻葩二字

紫芝末篇又云今日校譙國集適此兩卷皆公在

宣城時某爲兒時先人以公眞蒙指示某是時已能成誦今日讀之如見數十年前故人終是面熟但句中時有與昔時所見不同者必是痛遭俗人改易爾如病起一詩云病來久不上層臺（謂宣城疊嶂雙溪也）窗有蜘蛛徑有苔多少山茶梅子樹未開齊待主人來此篇最爲奇絕今乃改云爲報園花莫惆悵故教太守及春來非特意脉不倫然亦是何等語又如櫻桃欲破紅改作綻紅梅粉初墜素改作

梅葩殊不知綻葩二字是世間第一等惡字豈可令入詩來又喜雨晴詩云豐穰未可期疲瘵何日起乃易疲瘵爲瘦飢若當時果用瘦飢二字則此老大段窘也予謂紫芝論俗子改易張文潛詩是也至引櫻桃欲綻紅謂不應改破作綻梅粉不應作葩云是惡字豈可入詩然則紅綻雨肥梅不應見杜子美詩正而葩不應見韓退之進學解天葩無根常見日不應見歐陽永叔長篇況古今詩人

亦多有之豈可如此論詩耶

論縹緲二字

自唐文士詩詞多用縹眇二字本朝蘇文忠公亦數用之其後蜀中大字本改作縹緲蓋韻書未見眇字爾或改作渺未知孰是予校正文苑英華姑仍其舊而注此說于下

米元章書無量老人詩句

余家有米元章書長壽庵三字後題兩句人是西

方無量佛壽如南極老人星不知古人詩句或元章自作也

程祁陳從古梅花詩

政和中廬陵大守程祁學有淵源尤工詩在郡六年郡人段子冲字謙叔學問過人自號潛叟郡以遺逸八行薦力辭與程唱酬梅花絕句展轉千首識者已歎其博近歲有同年陳從古字希顏裒古今梅花詩八百篇一一次韻其自序云枉漢晉未

之或聞自宋鮑照以下僅得十七人共二十一首唐詩人最盛杜少陵才二首白樂天四首元微之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杜牧之各一首自餘不過一二如李翰林韋蘇州孟東野皮日休諸人則又寂無一篇至本朝方盛行而予日積月累酬和千篇云

記舒州司空山李太白詩

司空山在舒州太湖縣界初經重報寺過馬玉河

至金輪院有僧本淨肉身塔及不受葉蓮花池連理山茶自塔院乃上山至本淨坐禪岩精巧天成中途斷崖絕壑傍臨萬仞號牛背石宗室善修者言石如劍脊中起側足覆身而過危險之甚度此步步皆佳上有一寺及李太白書堂一峰玉立有太白瀑布詩云斷巖如削仄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派川谷玉按赤文字落落不可讀攝衣凌青霄松風吹我足予兄子中守舒日得此於宗

室公霞令胡仔漁隱叢話載蔡絛西清詩話不言此山但云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略云斷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勑文字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云舉袖霞脫絛招我飯胡麻既誤以斷巖爲斷崖與第二句相重赤文作勑文落落作世眼攝衣作攝身皆淺近與前句大相遠當塗太白集本元無此詩因子中錄寄郡守遂刻于後然皆從蔡絛誤

本子中爭之不從僅能改勑爲赤而已

辨杜詩閱殷關韻

世言杜子美詩兩押閑字不避家諱故留夜宴詩臨懽卜夜閑七言詩曾閃朱旗北斗閑雖俗傳孫覿杜詩押韻亦用二字其實非也卞圜杜詩本云留懽上夜關蓋有投轄之意卜字似上字關字似閑字而不知者或改作夜閑又不枉韻卞氏本妙不可言北斗閑者蓋漢書有朱旗降天今杜詩既

云曾閃朱旗則是因朱旗降天斗色亦赤本是殷字於斤切盛也殷字於顏切紅也故音雖不同而字則一體是時宣祖正諱殷字故改作閎全無義理今旣祧廟不諱所謂曾閃朱旗北斗殷又何疑焉

戲擧詩對

乾道七年秋予爲禮部侍郎一時長貳每會食多戲擧詩對或云薔薇刺刺花奴手刺刺皆側聲人

謂難對予云鴻雁行行鳥跡書又云半夏禹餘粮借雨爲禹涼爲粮也宜以何對予云長春佛見笑蓋藥名及花名也吏部張津子問侍郎因云此雅對耳更有通俗之句如往年胡邦衡多髯初除吏部郎官或以胡銓髯吏部爲戲莫能對者是時姚憲令則以司農少卿兼權戶侍在坐予謂令則君嘗爲浙憲豈復遠使欲借以趁對云姚憲遠提刑蓋借姚爲遙也坐皆大笑淳熙六年吏部尚書兼

侍講程大昌泰之講筵退入部同官問今日講何經泰之云尚書或又曰尚書講尚書亦詩句也屬余對之予曰行者留行者坐中復大笑

紅綾白苧詩

唐薛能詩云莫欺闕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記新進士時事也王禹偁賀人及第詩云利市襴衫拋白紵風流名紙寫紅牋予嘗以二事爲一聯云襴衫拋白苧餅餤喫紅綾似是的對葉夢得石

林避暑錄話載紅綾餅餤爲盧延讓詩

一麾出守

顏延年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後人誤用一麾出守事以爲起於杜牧之自云獨把一麾江海去實用旌麾之麾未必本之顏詩後人因此二字誤用顏詩耳

記法慧寺門詩

紹興十年六月一日甲辰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監修國史秦檜劄子奏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金國撻懶有講和割地之義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兀术戕其叔撻懶監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今兀术變和議果矣臣請爲陛下先至江上諭諸路帥同力招討陛下相次勞軍如漢高祖以馬上定天下不寧厥居爲社

穆宗廟決策於今日臣言如不可行卽乞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臣無任懇切之至有旨依奏右張嶠代作嶠元任司勳員外郎五月除起居舍人八月除中書舍人當時朝士大書法慧寺門云商湯爲太甲孔聖作周任蓋誤以伊尹告太甲爲相湯而論語載孔子道周任之言今直以爲孔聖也

辨歐陽公釋奠詩

歐陽文忠公外集有早赴府學穉奠詩蓋任留守推官陪錢惟演行禮時也諸處本皆如此寫達云省題詩集只云穉奠却注作國子監試題蓋惟演止是使相詩中不應云行祠漢丞相且俎豆兼三代及首善自西京語皆有嫌專指漢事非惟演也當從省題子答云省題所印如秋彌之類乃官中試題至於穉奠似太平易況諸本元有早赴府學二字書坊傳會勦之耳其云昔齒公卿日嘗聞弦

誦聲豈舉業當用乎所謂漢丞相乃詩句偶然如唐卿周士之類何必拘泥且漢時釋奠豈預丞相耶今公外集第二卷書懷感事寄梅聖俞云丞相忽南遷送之伊水頭此惟演落平章事移鄧州時亦呼丞相外集十四卷送河南戶曹楊子聰序云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彭城惟演所封郡是又呼爲相國按唐白樂天集第五十八卷論節度使王鍔除平章事云伏以宰相者人臣極位天下具

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容輕授鍚非清望又無大功深爲不可此是唐使相亦謂之宰相故有繫銜大勑之後者兹乃丞相相國宰相三者在使相皆可稱呼之明證達號博洽故著此以示後學

王十李三

紹興二十七年御筵進士四百二十六人溫州王十朋爲之首其鄉人吳已正綴末特奏狀元則福州李三英例賜出身附名正奏之後已正有詩舉

頭不忍看王十朋看猶欣見李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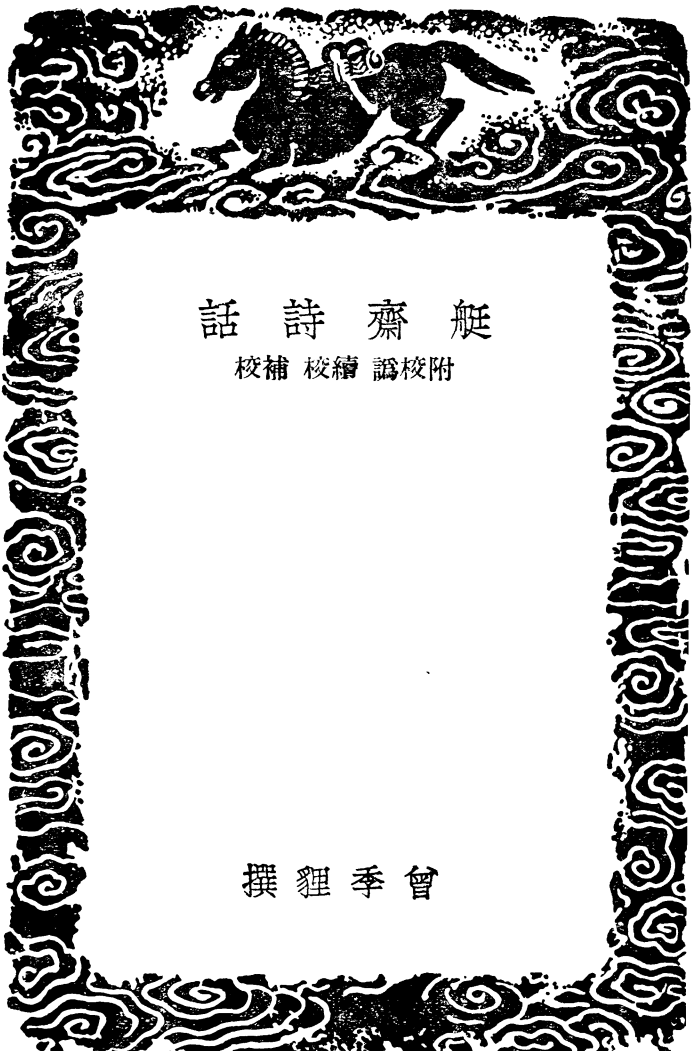
鳩芹詩

蜀人縷鳩爲膾配以芹菜或爲詩云本欲將芹補
那知弄巧成

子充一字弘道集中載禊著述二十三卷詩
話其一也所載不過卅餘則多齾殺予人如
唐酒價及斤賣云〻必進竹皮許乞一籌但
載劉賓客淮陰行五首本集止四首末篇云

云本集作紇那曲詞如多柰脫某時山谷謂不可解子充疑作桃某時引東坡詩句證之余攷寘客集作多柰晚柰時清淮春浪軟令讀者悉然姑存之以俟博洽君子瀰南毛晉識

二老堂詩話終



艇齋詩話

校補 校續 譌校附

曾季貍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藝海珠塵及琳琅祕室叢書皆收有此書琳琅初印本有胡珽校譌翻印本又增入董金鑑續校及補校故據琳琅翻印本排印

四庫未收書

艇齋詩話一卷提要

張金吾藏書志

宋南豐曾季貍裘甫撰。陳振孫曰。曾鞏之弟曰湘潭主簿宰。宰之孫曰大理司直晦之。季貍其[illegible]也。（見艇齋雜著解題）是書。直齋書錄解題。文淵閣書目。讀書敏求記俱著錄。近則罕有傳本。四庫全書[illegible]錄。宋人詩話及附載存目者。幾五十種。而此獨見遺。則傳本之稀可知。是固與蓮堂詩話同爲[illegible]話中之祕册也。

艇齋詩話

宋　南豐曾季貍裘甫撰

韓退之樹雞詩云煩君自入華陽洞割取乖龍左耳來予按割龍耳事兩出柳子厚龍城錄載茅山處士吳綽因採藥於華陽洞見小兒手把大珠三顆戲於松下綽見之因詢誰氏子兒奔忙入洞中綽恐爲虎所害遂連呼相從入得不二十步見兒化龍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以藥斧斲之落左耳而失珠所在又馮贊雲僊散錄載崔奉國家一種李肉厚而無核識者曰天罰乖龍必割其耳血墮地生此李未知退之所用果何事然龍城錄載割華陽洞龍左耳事而雲僊散錄乃有乖龍割耳之說二書各有可取也洪慶善注韓文甚詳而於此獨缺文不知其如何也

唐人詩用遲字皆得意其一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嚴維詩也其一鑪煙添柳重宮漏出花遲楊巨源詩也又韋蘇州細雨詩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亦佳句

前人詩用重字有三雨壓梨花煙重雪壓梅花香重殘月落花煙重皆有思致呂東萊尤喜雪壓梅花香重

前人詩言落花有思致者三王維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李嘉祐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荊公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艸得歸遲

原缺四行每行二十字

東湖言。癩可初作詩。取前人詩得意者手寫之。目爲顚倒篇。自後其詩大進。

東湖言。荆公桃源行前二句倒了。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當言秦人半死長城下。望夷宮中鹿爲馬。方有倫序。

東湖言。荆公畫虎行。用老杜畫鶻行。奪胎換骨。

原缺二行每行二十字

老杜詩中喜用秦字。予嘗考之。凡押秦字韻者十七八。韋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商山猶入楚。源水不離秦。西江元下蜀。北斗故臨秦。錦谷元通漢。沱江本向秦。接輿還入楚。王粲不歸秦。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近聞王在洛。復道使歸秦。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兵戈擾擁蜀。聚斂強輸秦。故園當北斗。直指照西秦。商山猶入楚。渭水不離秦。泊船悲喜後。款款話歸秦。比來相國兼安蜀。歸赴朝廷已入秦。蓋老杜、秦人也。故喜言秦。

晏叔原小詞。無處說相思。背面鞦韆下。呂東萊極喜誦此詞。以爲有思致。然此語本李義山詩云。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

呂東萊粥香餳白是今年粥香餳白四字本李義山寒食詩云粥香餳白杏花天
老杜詩公孫大娘舞劍器行世人多以爲公孫能舞劍非也蓋公孫善舞劍器劍器者曲名也詩序言公孫氏舞劍渾脫又言舞西河劍器然則渾脫西河劍器三者皆曲名也詩中又言妙舞此曲神揚揚則知爲曲信矣安有婦人能舞刀劍者乎後人承誤不能深考耳
東坡平山堂詞云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然山色有無中本王維詩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
東坡羨君懷中雙橘紅用陸績事也以績傳考之云懷中橘三枚卻不云二枚也
東湖論作詩喜對景能賦必有是景然後有是句若無是景而作卽謂之脫空詩不足貴也
東湖喜呂東萊樹陰不礙帆影過雨氣卻隨潮信來東湖見予誦東萊詩云傳聞胡虜三年旱勢合河山一戰收云何不道不戰收
東湖又見東萊滿堂舉酒話疇昔疑是中原無是時云不合道破話疇昔若改此三字方覺下句好
原缺二行每行二十字
韓子蒼作送呂東萊赴召詩甚得意東萊止稱一句厭見西江殺氣纏云是詩語
東湖喜錢氏子忘其名一聯云鷗飛波蕩綠牛臥艸分青
東萊送珪公果公入閩中詩五言宿昔春水生者絕似選詩東萊自云

東萊濟陰寄故人柳絮飛時與君別有兩本者東萊少時作後失其本在臨川因與學徒舉此詩亡之遂用前四句及結尾兩句補成一篇已而得舊詩遂兩存之落花寂寂長安路者是舊詩千書百書要相就者是追作

東湖喜荆公燕侍郎畫山水圖詩其間云燕公侍書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予仁人志士埋黃土只有粉墨歸囊楮此可謂能形容燕公也

崔德符詩人間火定熱我死不肯炙眞節士之詩

荆公汴水詩云相逢故人昨夜去不知今日到何州州中人物不相似處處蟬聲令客愁讀此足知汴水湍急一日動數百里

荆公北山梅花何所似一篇詩意高遠

東湖紫極宮七言詩自云爲七言之冠東萊亦喜此詩

山谷贛上食蓮詩讀之知其孝弟人也東湖每喜誦此詩

呂東萊喜令人讀東坡詩

東萊不喜荆公詩云汪信民嘗言荆公詩失之輭弱每一詩中必有依依嫋嫋等字予以東萊之言考之荆公詩每篇必用連緜字信民之言不繆然其律切藻麗亦不可掩也

老杜桃竹引云。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雙杖、喻李郭二人也。

山谷和高麗松扇詩云。可憐遠渡幘溝漊。不堪今時褷襹子。幘溝漊、高麗城名也。見三國志。褷襹子用程曉伏日詩。今時褷襹子。觸熱向人門。

韓退之雪詩筍詩。皆譏時相。雪詩云。未能裨嶽鎮。強欲效鹽梅。松篁遭挫折。糞壤獲饒培。巧借奢豪便。專繩困約災。威貪凌布被。光肯離金罍。筍詩云。得時方張王。挾勢欲騰驧。縱橫公占地。羅列暗連根。始訝妨人路。還驚入藥園。萌芽防寢大。覆載莫偏恩。外恨包藏密。中仍節目繁。戈矛頭戢戢。虵虺首掀掀。身寧虞瓦礫。計欲掩蘭蓀。其言皆有譏誚。非徒作也。

老杜詩云。河內無因借寇恂。然借寇事在南陽潁川。非在河內也。

老杜青青竹筍迎船出。白江魚入饌來。山谷云。此送人迎庭闈詩。故用此二事。皆孝於親者。然王祥臥冰於魚事用之則可。孟宗乃母亡後思母所嗜冬月生筍。恐不應用也。

大凡人爲學不拘蚤晚。高適五十歲始爲詩。老蘇二十七歲始爲文。皆不害其爲工也。

古人於前輩未嘗敢忽。雖不逮於己者。亦不敢少忽也。以韓退之之於文。杜子美之於詩。視王楊盧駱之文。不啻如俳優。而王績之文。於退之猶士苴爾。然退之於王勃滕王閣記。王績醉鄉記。方且有歆豔不及之語。子美於王楊盧駱之文。又以爲時體而不敢輕議。古人用心忠厚如此。異乎今人露才揚己。未有寸

長者已譏議前輩此皇甫持正所以有衙官老吳之論衙官非持正語

韓子蒼詩塵緣吾末斷不是薄蓬萊薄蓬萊三字蓋柳子厚誦龍說吾薄蓬萊羞昆侖

陳後山爲正字詩云寧辭乳媼譏用南史何承天事

呂東萊詩用拍張公事出南史王儉傳王敬則云臣以拍張得爲三公

荆公賀曾魯公詩云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愧燕臺人多疑隗始無出處不知韓退之聯句云受恩從隗始則隗始出於韓文也

韓子蒼泛汴詩云汴水日馳三百里末章卻云水色天光共蔚藍汴水黃濁安得蔚藍也東湖詩云晝暖坐迎日夜寒眠見星說者謂能盡泛汴之景

東湖宮亭湖詩極佳嘗自誦與予言沙岸委佗白雲林迤邐青千山擁廬阜百水會宮亭說得景物出身在宮亭經行方見其工予謂此詩全似老杜

東湖畫虎圖詩云不向南山尋李廣卻來東海笑黃公黃公虎事見李善文選注

唐人薛能詩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催人故故生有人舉此詩稱其語意之美呂東萊聞之笑曰此只如市井人歎世之詞有何好處予以東萊之言思之信然

呂東萊喜張文潛七夕歌令人誦

呂東萊喜潘邠老浯谿詩。

山谷筆詩云。宣城變樣蹲雞距。請葛名家捋虎鬚。予嘗見東湖口詞。與此本不同。云宣城諸葛尊雞距。筆陣王家將鼠鬚。雞距鼠鬚。皆筆名也。言蹲言捋。則無意義。言尊言將。則有理。東湖喜誦此詩。又喜知常軒詩。卽新成鼓角報斜陽者是也。二詩皆親見其誦。

山谷詩人米事。用北史盧思道事。

山谷謝人茶詩云。涪翁投贈非世味。自許詩情合得嘗。出辟能茶詩云。蠹官乞與眞拋卻。只有詩情合得嘗。

東湖明皇夜遊圖詩。宣和閒作。其意蓋諷當時也。詩中云。苑風翠袖溼。宮露赭袍光。可見其遊宴達旦也。閨閣連閭闔。驊騮從驌驦。可見其宮禁與外無閒也。東湖嘗對予自釋其意如此。

前人詩言立鷺者凡三。歐公稻田水浸立白鷺。東坡潁水清淺可立鷺。呂東萊稻水立白鷺。皆本於李嘉祐漠漠水田飛白鷺。然翦截簡徑。則東萊五字盡之矣。

東萊喜東坡贈眼醫王彥若詩。王履道亦言東坡自負此詩。多自書與人。予讀其詩。如佛經中偈贊。眞奇作也。

張元幹紹興間人。詩不多見。其人蓋嘗識東湖。所謂詩如雲態度人似柳風流者。是也。後以累失官。有瀟

湘圖詩甚佳云落日孤煙過洞庭黃陵祠伴白蘋汀欲知萬里蒼梧恨淚盡君山一點青

古今游廬山詩予得兩首絕佳其一潘子眞詩話所載王光遠云明朝山北山南路各自逢人話勝遊蓋廬山之美不可盡惟此兩句形容得極佳又張元幹詩云古水寒藤挽我住身非靖節誰能賦多慚不及鷺谿水長向山前山後流此詩興致極高遠

東湖滕王閣詩用老杜玉臺觀詩本首云一日因王造千年與客遊卽老杜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也

老杜端午賜衣詩自天題處溼當暑著來輕自天當暑皆有出處自天申之當暑衿絺綌是也

秦少遊在嶺外貶所有詩云揮汗讀書不已人皆笑我何求我豈更求聞達日長聊以消憂其語平易渾成眞老作也今集中不見有之予見呂東萊之子逢吉口說

杜詩鷺費義之墨貂餘季子裘今艸堂石本作鷺貴義之墨貴比費雖無義理然艸堂入石本不應有誤也

老杜有岳陽樓詩孟浩然亦有浩然雖不及老杜然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亦自雄壯

老杜螢火詩蓋譏小人得時其首云幸因腐艸出敢近太陽飛蓋其言所出卑下也其卒章云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蓋言君子用事則掃蕩無遺也老杜之詩所以冠絕古今者以此詩人李嘉祐亦嘗賦螢火詩云映水光難定凌虛體自輕夜風吹不滅秋露洗還明向燭仍藏焰投書更有情猶將流亂影來此

傍簷楹。八句規規然詠一物而已。視杜詩眞所謂小巫也。

老杜寫物之工。皆出於目見。如花妥鶺鴒蝶。谿喧獺趁魚。芹泥隨燕觜。花粉上蜂鬚。仰蜂黏落絮。行蟻上枯梨。柱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風經粉蝶喜。花暖蜜蜂喧。非目見安能造此等語。又杜詩中喜言蜜蜂。如上所錄是也。

山谷用酒渴愛江清爲韵。人知爲唐人詩。而不知其爲誰氏也。顧陶詩選載暢當作。當有詩名。其詩云。單中醉飲作。則前四句云。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輭涉敧坐穩。冷石醉眠醒。皆佳句。狀得醉與酒渴之意。極工。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書之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與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以上皆東坡尺牘中語。此最是爲學下工夫捷徑。予少時亦頗窺見此術。然不能以此告人。及見東坡所言。犁然當人心。善爲學者。不可不知也。王郎卽子由之壻。今坡集亦有此書。但有論說及賈誼陸贄之學者。不見此幅。此蓋書之別紙也。

陶淵明詩。自宋義熙以後。皆題甲子。此說始於五臣注文選云爾。後世遂因仍其說。治平中有虎丘僧思悅者。編淵明集。獨辨其不然。其說曰。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十七年間。九首皆晉安帝時

所作。及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恥事二姓。而題甲子之理哉。思悅之言。信而有證矣。

前人論詩。初不知有韋蘇州柳子厚論字。亦不知有楊凝式二者至東坡而後發此祕。遂以韋柳配淵明。凝式配顏魯公。東坡眞有德於三子也。

東坡黃子思詩序。論詩至李杜。字畫至顏柳。無遺巧矣。然鍾王蕭散簡遠之意。至顏柳而盡。魏晉詩人高風遠韻。至李杜而亦衰。此說最妙。大抵一盛則一衰。後世以爲盛。則古意必已衰。物物皆然。不獨詩字畫然也。

荊公詩云。祇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鉤絲。山谷詩云。莫作秋蟲促機杼。貧家能有幾鉤絲。二詩語甚相似。

陶淵明詩。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一篇。說得秋意極妙。韓退之秋懷。窗前兩好樹。惻惻鳴不已一篇。亦好。雖不及淵明蕭散。然說得秋意出。予每至秋。喜誦此二詩。及歐公秋聲賦。

東湖喜誦韋蘇州贈王侍御詩。心如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見底清一篇。眞佳句也。

韓子蒼憶昨昭文並直廬。與君三歲侍皇居。花開輦路春迎駕。日曬蓬山曉曝書。學士南來尙巖穴。神州北望已丘墟。忽逢漢節滄江上。握手西風淚滿裾。全用韋蘇州詩爲之。蘇州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

爐煙上赤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近臣零落今猶在。僊駕飄飄不可期。此日相逢非舊日。一杯成喜又成悲。

東湖喜言黃庭及文選詩。

東湖言王維雪詩不可學。平生喜此詩。其詩云。寒更催曉箭。清鏡減衰顏。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朧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閒。借問袁安舍。翛然尚閉關。又言柳子厚雪詩四句說盡。

東湖言荊公詩多學唐人。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

東湖言荊公月移花影上闌杆。不是好詩。予以爲止似小詞。

東湖言山谷詩。對襦襶子對得不親。

東湖自言作詩至德興方知前日之非。

東湖喜山谷落星寺詩。

高子勉國香詩。極好。有唐人歌行筆力。

荊公送人使虜詩云。氈墀撓酒見戎心。繡袷通歡歲月深。秦少遊送人使虜亦云。氈墀撓酒知胡意。尺牘貽書見漢情。皆用氈墀撓酒事。見匈奴傳。韓昌張猛與單于盟。單于以路徑刀金瑠璃。撓酒。注。撓。攪也。

荊公定林詩云。定林修木老參天。橫貫東南一道泉。五月杖藜尋石路。午陰多處弄潺湲。嘗見許子禮吏

部云渠親見定林題壁不云修木云喬木不云石路云去路不云弄潺湲曰聽潺湲又試院中詩云白髮無聊病更侵移牀向竹臥秋陰子禮云見荆公眞本不云向竹臥秋陰卻云臥竹向秋陰皆與印本不同東湖詩云芙渠漫漫疑無路楊柳蕭蕭獨閉門荆公云漫漫芙渠難覓路蕭蕭楊柳獨知門又唐人劉威云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渠無路通三人者同一機杼也東湖云荆公謝安詩云一去可憐終不返暮年垂淚對桓伊蓋譏安也而其詩自言志卻云殘年歸去終無樂聞說章江卽淚流何其與譏安相反邪人問韓子蒼詩法子蒼舉唐人詩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予嘗用子蒼之言徧觀古人作詩規模全在此矣如唐人詩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又如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今日風光君不見杏花零落寺門前又如荆公詩淮口西風急君行定幾時故應今夜月未便照相思皆此機杼也學詩者不可不知

東萊木芙蓉絕句云小池南畔木芙蓉雨後霜前著意紅猶勝無言舊桃李一生開落任東風極雍容含不盡之意蓋絕句之法也荆公詠木芙蓉云還似美人初睡起強臨青鏡欲妝慵覺得味短不及遠矣

◎持正丞相貶安州時攜一鸚鵡及侍兒名琵琶者同行及其歸則侍兒已死而鸚鵡存焉蔡有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悠悠漢江水同渡不同歸亦極有思致得絕句詩體

柳子厚覺衰讀書二詩蕭散簡遠穠纖合度寘之淵明集中不復可辨予嘗三復其詩

李賀鵬門太守行語奇。
張籍樂府甚古。如永嘉行尤高妙。唐人樂府。惟張籍王建古質。劉夢得武昌老人說笛歌。宛轉有思致。
梅聖俞一曰。曲極佳。又謁薛簡肅墓、及大水後田家二詩等。極高古。大抵聖俞之詞高古。
洪駒甫作陶靖節祠堂詩。全效荊公謝安墩古詩。
千里蒓羹未下鹽豉。世人皆言蒓羹而未下鹽豉耳。予見凌季父尚書言。未字當作本末之末字。末下乃地名。猶言若下也。蓋千里亦地名。言千里出蒓羹。末下出鹽豉。指兩地名兩物而言也。
山谷浯谿碑詩。有史法。古今詩人不至此也。張文潛浯谿詩。止是事。持語言。今碑本並行。愈覺優劣易見。張詩比山谷。眞小巫見大巫也。潘邠老亦有浯谿詩。思致卻稍深遠。呂東萊甚喜此詩。予以爲邠老詩雖不敢望山谷。然當在文潛之上矣。
後山論詩。說換骨。東湖論詩。說中的。東萊論詩。說活法。子蒼論詩。說飽參。入處雖不同。然其實皆一關捩。要知非悟入不可。
東萊論詩。嘗引孫子始如處女。終如脫兔之論。亦甚有意味。學詩者不可不知此理。
東萊作江西宗派圖。本無詮次。後人妄以爲有高下。非也。予嘗見東萊自言少時率意而作。不知流傳人間。甚悔其作也。然予觀其序論古今詩文。其說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圖則眞非有詮次。若有詮次。

則不應如此紊亂。兼亦有漏落。如四洪兄弟。皆得山谷句法。而龜父不預何邪。

東萊江西宗派序所論。本朝古文。始於穆伯長。成於歐陽公。此論誠當。但論詩不及梅聖俞。似可恨也。詩之有聖俞。猶文之有穆伯長也。

東湖嘗與予言。近世人學詩。止於蘇黃。又其上則有及老杜者。至六朝詩人。皆無人窺見。若學詩而不知有選詩。是大車無輗。小車無軏。東湖嘗書此以遺予。且多相勸讀選詩。近世論詩。未有令人學選詩。惟東湖獨然。此所以高妙。

東萊喜癩可惠日寺詩。

東湖朝容篇。有古樂府氣象。

東湖於近世詩人。專喜癩可。東萊專喜饒德操。

東萊喜謝無逸寄徐師川及李希聲等篇詩。

老杜凡兩用迎字對護字。其一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其一護江蟠古木。迎櫂舞神鴉。

韓文杜詩。備極全美。然有老作。如祭老成文。大風卷茅屋歌。渾然無斧鑿痕。又老作之尤者。

顧陶唐詩選載少陵犬迎曾宿客。作犬憎聞宿客。語意極麤。然顧陶唐大中間人。所見本又不應誤。不知何也。

劉夢得神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皆佳句然不若韋蘇州綠陰生晝靜孤花表春餘。

墨梅詩甚多。如陳去非雖然變白能爲黑桃李依然是僕奴其詞蓋幾乎罵矣惟聞人武子一詩云瑤姬佇立緣何事直到煙昏月墮時形容得宛轉甚佳。

唐人有風高雲夢夕月滿洞庭秋又李端水傳雲夢曉山接洞庭春二詩思致相似。

唐詩人小長干行全篇皆佳其首云憶昔深閨裏煙塵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是也。才調集載兩首其一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繞牀弄青梅是也與前一首同載一處皆作李太白作。惟顧陶唐詩選並載而分兩處妾髮初覆額一篇李白作憶昔深閨裏一篇張潮作二者未知孰是然顧陶選恐得其實也又二詩所載各不同妾髮初覆額一篇內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才調集又有兩句云恆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方至十六君遠行瞿唐灩澦堆顧況詩選卽無臺字一韻又憶妾深閨裏篇內淼淼暗無邊行人在何處下有四句云好乘浮雲驄佳期蘭渚東鴛鴦綠蒲上翡翠錦屏中才調集卻云北客眞王公朱衣滿汀中日暮來投宿數朝不肯東與顧況本不同以予觀前一篇才調集有臺字一韻不如顧況刪去後一篇顧況四句不如才調集四句二本互有得失也。山谷嘗辨李太白集中所載二詩云妾髮初覆額是李白作後憶妾深閨裏一篇是李益詩山谷雖能辨其非太白詩而不知其爲張潮作也玉臺新詠亦作張潮作顧況恐誤。

老杜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當作天馬之子。

老杜鐙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韋蘇州兵衞森畫戟。燕寢凝清香。皆曲盡其妙。不問詩題。杜詩知其宿僧房。韋詩知其爲邦君之居也。此爲寫物之妙。

呂東萊貞女峽詩云。不是畏江險。愧此貞女名。徐東湖云。不合云自愧貞女。亦甚有意。

山谷論詩。多取楚詞。東湖論詩。多取選詩。

東湖送謝無逸二詩。全似選詩。今集中無之。

山谷詩妙天下。然自謂得句法於謝師厚。得用事於韓持國。此取諸人以爲善也。以此見昔人尊事前輩。不敢輕老成如此。

絕句之妙。唐則杜牧之。本朝則荆公。此二人而已。近年東湖絕句亦可繼荆公。

予嘗從東湖舟中見誦杜牧之爲問寒沙新到鴈。來時曾下杜陵無之句。及誦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誦詠久之。

東湖江行見鴈出一對云沙邊眞見鴈。有眞贋之意。久之。公自對雲外醉觀星。以醒醉對眞贋。極工。

予幼學爲詩。未嘗經先達改抹。惟年十四時。有寄空青叔祖古詩。得呂東萊爲予全改四句。其詞云。悠悠造物何所爲。賢愚共滯仐人悲。男兒不恨功名晚。功名必在老大時。予至今記憶。是時空青將漕江西。得

詩喜甚報書云極有家法恨予先君不見也其帖至今尙存
呂東萊嘗有貓詩甚佳云伴我閒中氣味長竹與游厮偏諸方火邊每與人爭席睡起偏嫌犬近牀能與兒童較幾許賢於臧獲便相忘他生尙肯相從否要奉香爐混水囊曲盡貓之情態
呂東萊在講筵光堯索其詩東萊寫一卷其首以贈歐陽處士及大倫與三曾二范講學詩四首三曾謂予兄弟二范卽范顧言叔姪也
呂東萊詩云非關秋後夕霜露自是芙蓉不耐寒蓋用寒山拾得芙蓉不耐寒五字
老杜破柑霜落爪嘗稻雪翻匙顧陶詩選作破瓜霜落刃
呂東萊園城中詩皆似老杜韓子蒼最愛乾坤德甚大盜賊猶存之句
韓子蒼贈童子舉人詩云十八重來詣太常盡用西漢儒林傳序
原缺三行每行二十字
唐人詩云惟有河隄衰柳樹蟬聲相送到揚州東坡詩云夜半潮來風又熱臥吹簫管到揚州參寥詩云渡底鯉魚來去否尺書寄汝到揚州皆用到揚州三字各有思致
老杜白晝攤錢高浪中攤錢今攤賭也見後漢梁冀傳
東坡病來彌勒與同龕彌勒同龕出法帖

山谷不須盡出我門下實用人才卽至公謂范忠宣也事見忠宣言行錄

山谷中興頌詩臣結春秋二三策所謂春秋二三策者言元結頌用春秋之法其首云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雒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以上四句卽春秋書法也

韓退之少長聚嬉戲少長猶言稍長出西漢匈奴傳

呂東萊詩可到元和六七公六七公三字出賈誼傳韓退之李于墓誌云以藥敗者六七公退之亦本賈誼傳也

呂東萊詩用秋龍二字出西漢帝紀言秋不成熟也

呂東萊詩準擬春來泰出遊泰出遊大出遊也出漢田叔傳叔相魯王不泰出遊

韓子蒼番馬圖詩回鞭愼勿向南馳向南馳三字出李廣傳

淵明讀山海經詩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其詩不可曉解伯容伯祖嘗跋淵明詩云形天無千歲文義不相屬遂取山海經參讀而後得其說當作形天無干戚蓋形天獸名也形天以干戚爲食言形天雖無干戚食而其猛志常在予得此說喜甚信乎讀書之功愈讀而愈無窮也伯容名紘在襄陽居與魏泰道輔齊名博學有文名讀書精密如此亦近世所無也

山谷浯谿凍雨爲洗前朝悲凍雨暴雨也出楚詞今韻略亦載一作平聲讀一作去聲讀

詩用人姓事。無如東湖與張元幹詩云。詩如雲態度。人似柳風流。皆張姓事。暗用之不覺。尤爲佳也。

唐人江行詩云。賈客晝眠知浪靜。舟人夜語覺潮生。此一聯曲盡江行之景。眞善寫物也。予每誦之。

秦少遊詞云。春去也。落紅萬點愁如海。今人多能歌此詞。方少遊作此詞時。傳至予家丞相。丞相曰。秦七必不久於世。豈有愁如海而可存乎。已而少遊果下世。少遊第七。故云秦七。

東坡起伏龍行。蓋諷富韓公也。韓公熙寧初入相。時荊公用事。韓公多稱疾在告。故范忠宣在諫路。嘗以書責之。東坡起伏龍行。卽與忠宣之意同。其間如云。滿腹雷霆暗不吐。又云。赤龍白虎戰明日。有事徑須煩一怒。意欲韓公與荊公爭辨也。

東坡梅花詩。玉妃謫墮煙雨村。謫墮二字。出楊貴妃外傳。玉妃卽貴妃也。韓子蒼云。

韓子蒼云。老杜兩牕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古人用顏色字。亦須匹配得相當。方用翠上方見得黃青上方見得白。此說有理。

南朝人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荊公嘗集句云。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說者謂上句靜中有動意。下句動中有靜意。此說亦巧矣。至荊公絕句云。茅檐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卻覺無味。蓋鳥鳴卽山不幽。鳥不鳴卽山自幽矣。何必言更幽乎。此所以不如南朝之詩爲工也。

春晚景物說得出者。惟韋蘇州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最有思致。如杜牧之晚花紅豔靜。高樹綠陰初。

亦甚工。但比韋詩無雍容氣象爾。至張文潛艸青春去後。麥秀日長時。及新綠染成延晝永。爛紅吹盡送春歸。亦非不佳。但刻畫見骨耳。

老色日上面。歡蹤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此白樂天詩也。山谷嘗書此詩。今遂誤入山谷集。

荆公絕句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艸得歸遲。東湖晚年絕句云。細落李花那可數。緩行芳艸步因遲。自題云。荆公絕句妙天下。老夫此句偶似之。邪。竊取之邪。學詩者不可不辨。予謂東湖之詩。因荆公之詩觸類而長。所謂舉一隅三隅反者也。非偶似之。亦非竊取之。

東坡與錢穆父詩云。尊前俱是蓬萊守。是時東坡守登。錢穆父守越。道過登。故東坡有此詩。謂登越二州皆並海。故言俱是蓬萊守。

原缺二行。每行二十字。

呂東萊詩。風聲入樹翻歸鳥。月影浮江倒客帆。此篇年十六時作。作此詩嘗嘔血。自此遂得羸疾。終其身。其始作詩如是之苦也。

東萊晚年長短句。尤渾然天成。不減唐花間之作。如一詞云。柳色過疏籬。花又離披。舊時心緒沒人知。記得一年寒食下。獨自歸時。歸後卻尋伊。月上嫌遲。十分斟酒不推辭。將爲老來渾忘卻。因甚沾衣。又一詞。其間云。可惜一春多病。等閒過了酴釄。又一詞。其間云。對人不是惜姚黃。實是舊時心緒。老難忘。皆精絕。

非尋常詞人所能作也。

山谷詩云。王侯鬚若緣坡竹。蓋用王褒罵髯僮文云。鬚若緣坡之竹。

晏元憲春水碧於天。蓋全用唐韋莊詞中五字。

李義山詩雕鶚。惟詠平淮西碑一篇。詩極雄健。不類常日作。如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及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死神扶持等語。甚雄健。

蔡天啓初見荊公。以能暗誦韓文南山詩。見知於荊公。大抵前輩如上林子虛等賦。解嘲之類。往往能成誦。不特天啓也。今人能成誦此等者蓋少。

才調集唐人詩有樓晚風高角江春浪起船兩句。甚佳。張文潛喜誦。

饒節德操。撫州人。祝髮名如璧。號倚松道人。往鄧州香嚴寺。有一僕曰詹榮。亦撫人。璧攜之以行。一日因打木魚。先悟道。作頌云。木魚元來無肚腸。聲聲喚我出鏟湯。佛法元來無多子。王婆頭上戴丁香。遂亦祝髮。名如珪云。璧反於其僕處有省。

德操嘗爲予家丞相館客。甚爲丞相內相兄弟所知。德操有高節。而又能文。其才在謝無逸諸公之上。晚年住香嚴。丞相之壻陳成季持節京西。德操以詩贈之云。兩公待我以國士。是時公亦同在門。今日江頭看使節。令人淚溼漢江雲。又寄無逸詩云。雲山底處堪投老。文史它年不療窮。富貴可求吾亦懶。眼看餘

子化王公。其自負亦不淺矣。

張擴。彥實舍人。近時人亦有詩名。有詩寄夏均父云。未覺朝廷疏汲黯。極知州郡要文翁。甚佳。

東湖年十三。有紅梅詩云。紫府與丹來換骨。東風吹酒上凝脂。東坡見之。極稱賞。自此有詩名。

玉川子詩云。太上道君蓮華臺。夜半醮祭夜半開。蓋譏當時宮禁賄賂盛行。有賂則非時亦可通也。

柳子厚詩。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語意極佳。東湖詩云。明月江山夜。候蟲天地秋。蓋出於子厚也。

山谷喜柳子厚。道人庭宇淨。苔色連深竹。嘗書此詩於扇。今本作翠色連深竹。非也。又喜室空無侍者。巾屨惟挂壁。及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等篇。

東坡江上秋風無限浪。枕中春夢不多時。蓋用白樂天詩。白樂天云。秋風江上浪無限。夜雨舟中酒一尊。

東坡。黃州詩云。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讀此可見黃州專有水竹也。

呂。東萊長弟字由義。亦能詩。惜其蚤死。世不知爾。如老去看花如隔霧。醉來騎馬似乘船。亦佳句也。

韓持國過孔寧極處士山居。又與孔寧極別後懷寧極二詩。極雍容簡遠。過寧極詩云。騙車上橫隴西奏。龍陽道青煙人幾家。綠野山四抱。鳥啼春意鬧。林變夏陰蚤。知近先生廬。民風故淳好。別後詩云。雨滴庵上茅。風亂窗外竹。繁聲夜入耳。欲寐不得熟。永懷歸田客。石徑滑馬足。連山暗秋霧。一鐙何處宿。

謝師厚詩。喜故人夜相過云。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鐙前。形容得故舊久別乍相見之情。極佳。

老杜還成都艸堂詩云。城郭喜我來。大官喜我來等語。本古樂府木蘭詩。爺娘聞我歸。阿姨聞我歸之語。老杜用此體。

韓退之南山詩。用杜詩北征詩體作。

子由和東坡中秋詞云。素娥東去曾不爲人留。其語出小說河洛行年記。

東坡雪詩云。水精鹽。爲誰甜。鹽味不應言甜。以古樂府考之。言白酒甜鹽。則知鹽可言甜。

東坡大江東去詞。其中云。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陳無已見之。言不必道三國。東坡改云當日。今印本兩出。不知東坡已改之矣。

東坡詞中歸朝歡和蘇伯固者。爲逸伯固往澧陽。故用靈均夢得等事。今詞中但云和伯固。而不言往澧陽也。

東坡表忠觀碑言龍飛鳳舞者。郭璞言天目山形。如龍飛鳳舞。故徑山詩又云。山前鳳舞遠徵璞。是也。東坡碑初出。人疑龍飛鳳舞之語。惟林子中知此四字出於郭璞。它人不知也。

徑山開山大覺禪師。名道欽。唐肅宗時人。嘗養白雞。故東坡詩云。家上雞鳴猶憶欽。

東坡詩云。五百年間異人出。盡將錦繡裹山川。錦繡裹山川。錢氏事也。五百年間異人出。亦郭璞讖語也。東坡用之。又徑山詩云。人言山住水亦住。郭璞語也。

東坡詩云雪眉老人夜扣關老人卽天目山龍也今有老人亭又明窗睡足來朴握者道欽禪師嘗有兎爲師煖鞭問龍乞水歸洗眠者龍井水可洗眼故也又云兩眼尙能著細字

東坡詩云明朝入山房石鏡炯當戶昔照熊虎姿今爲猿鳥顧石鏡禪師有石鏡照錢王微時在鏡中被王者之服

東坡詩云喝石巖前自過春又言喝石巖前後欲冰者俱胝道者嘗呪冰故有喝石巖坡詩又云精誠貫山山爲裂者正謂此也

徑山有山中故事一卷東坡臨安詩多用之

東坡杭州詩云在郡依前六百日用白樂天事樂天詩云在郡六百日遊山二十回

東坡梅花詩云冣腰芳艸抱山斜卽白樂天詩誰開湖寺西南徑艸綠冣腰一道斜是也

少遊詞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用歐陽詹詩云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

老杜詩第一首李侯金閨彥是也作此詩年十七壯遊詩可考作詩次第韓文第一篇薦辭公達書是也時年二十一

少遊詞小樓連苑橫空爲都下一妓姓樓名琬字東玉詞中欲藏樓琬二字然少遊亦自用出處張籍詩云妾家高樓連苑起

少遊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詞。爲張芸叟作。有簡與芸叟云。古者以代勞歌。此眞所謂勞歌。

章質夫家子弟有注少遊詞者。

南海使君令北海詩。坡在嶺南與廣帥章質夫也。質夫之死。其家以其詩葬。

東坡和章質夫楊花詞云。思量卻是無情有。思用老杜落絮游絲亦有情也。夢隨萬里。尋郎去處。依前被鶯呼起。卽唐人詩云。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卽唐人詩云。時人有酒送張八。惟我無酒送張八。君有陌上梅花紅。盡是離人眼中血。皆奪胎換骨手。

質夫詞亦自佳。今附錄于此。燕忙鶯嫩。芳菲過。隄柳上、花飄墜。輕飛點畫青林。誰道全無才思。閒趁遊絲。靜臨深院。日長門閉。向朱簾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風扶起。蘭帳佳人睡覺。怪春衣雪霰瓊綴。繡牀旋滿。香毬無數。纔圓還碎。時見蜂兒。粉黏輕翅。魚吹池水。望章臺路杳。金鞍遊蕩。盈盈淚。質夫建安人。建安有二章子厚號南章。質夫號北章。子厚弟也。質夫兄也。

東坡詩。問堞知秦過。看山識禹功。皆用出處。對屬如此親切。

荊公詩及四六。法度甚嚴。湯進之丞相嘗云。經對經。史對史。釋氏事對釋氏事。道家事對道家事。此說甚然。

東坡海外上梁文口號云。爲報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章子厚見之。遂再貶儋耳。以爲安穩故再

遷也。

荊公種種春風吹不長。星星明月照還稀。詠白髮也。種種出左氏。音董。星星對種種。甚工。

東坡賀新郎在杭州萬頃寺作。寺有榴花樹。故詞中云石榴又是日有歌者晝寢。故詞中云漸困倚孤眠清熟。其眞本云。乳燕栖華屋。今本作飛字非是。

東坡織織入麥黃花亂。用司空圖綠樹連邨暗、黃花入麥稀之句。

東坡電光時掣紫金蛇。出白樂天詩。

東坡佛日寺詩云。千株玉槊撓雲立。一穗珠旒落鏡寒。玉槊詩竹也。珠旒、謂以竹引水倒流也。

東坡詩。未放蒼龍入渥洼者。松下有澗。故云。

東坡飛蟲繞鬢鳴。出文粹何諷夢渴賦。文潛詩亦云。飛蟲繞枕細而清。

柳子厚與劉夢得相別詩云。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用蘇李贈別詩云。臨河濯長纓。念別悵悠悠。

老杜與馬巴州詩云。勳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伏波。謂馬巴州。功曹、自謂也。蕭何、功曹、事見虞翻傳注。

韓文石鼎聯句云。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結字斷句。結音髻。西漢髻字皆作結字寫。退之正用此也。

今人讀作結喉。非也。東坡云。長頸高結喉。蓋承誤也。

韋蘇州集載秦系詩。自稱東海釣客。少遊作啓事嘗用之。蓋秦氏事也。

予家韓林曲阜公之壻王律字子和。正仲右丞之子。賢而有文。爲韓林生日作樂語。以蘭薰雪白對玉潤冰清。蘭薰雪白。出劉孝標廣絕交論。曾史蘭薰雪白。

荆公詩葛谿驛云。缺月昏昏漏未央。其末云。鳴蟬正亂行人耳。予嘗疑夜間不應有蟬鳴。後見說者云。葛谿驛夜間常有蟬鳴。此正與寒山半夜鐘相類。

汪思温少卿。明州人。年八十。其鄉人作慶八十致語一聯云。九老未應高白傅。四明豈止數黄公。對甚的切。夏黄公四明人。事見虞翻傳注。鄉人蓋史直翁丞相也。

洪玉父舍人有侍兒曰小九。知書。能爲洪檢閱。洪甚愛之。嘗月夜攜登滕王閣。洪賦詩云。桃花浪打散花樓。南浦西山送客愁。爲理伊州十二疊。緩歌聲裏看洪州。後因兵亂失之。洪悵恨不已。又和前詩云。西江東畔見江樓。江月江風萬斛愁。試問海潮應念我。爲將雙淚到南州。已而洪□復尋得其人。

梅聖俞送人知鄞縣詩云。君行甌鮚埼。殊物可講解。一寸明月腹。中有小碧蟹。生意各蠕蠕。黔角容夬夬。願言寬賦刑。越俗久疲憊。鮚埼事出西漢地理志注。鄞縣有鮚埼亭。鮚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一小蟹在其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亭。埼、鉅以反。

小杜華清宮詩精切如月白霓裳殿風乾羯鼓樓霓裳則信月白羯鼓則言風乾皆移換不動所以爲佳才調集溫飛卿詩

呂東萊漢家宗廟有神靈寄語胡兒莫狂蕩漢家宗廟有神靈西漢全語見王莽傳元后云

東坡靳竹簟詩云臥此八尺黃瑠璃瑠璃世人但知有青色而不知有五色顏師古注西域傳辨之甚詳引大秦國五色瑠璃且破孟康注言青色是指藥燒者非眞瑠璃也

山谷雪詩云明知不是翦刀催本宋之問詩云今年春色並應爲翦刀催

老杜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鶩鶖出古樂府云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柳三變詞漸亭皋葉下隴首雲飛全用柳惲詩也柳惲詩云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

看朱成碧出吳均詩云看朱忽成碧誰知心眼亂李白前有尊酒行亦云看朱成碧顏始紅

老杜愼勿近前丞相嗔出古樂府春梁之下有縣鼓我欲擊之丞相怒

後山楊柳藏鴉白門下出古樂府暫出門白前楊柳可藏烏

山谷杯行到手不留殘用王仲宣詩合坐同所樂但訴杯行遲

老杜主人敬愛客出曹子建詩公子敬愛客

東湖此身終擬拂衣閒出謝靈運詩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

老杜同姓古所敦。不受外嫌猜。用古樂府放歌行。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

韓退之雪擁藍關馬不前。三字出古樂府飲馬長城窟行。驅馬涉陰山。山高馬不前。

老杜白首淒其。出謝靈運詩。懷賢亦淒其。

山谷蓮生於泥中。不與泥同調。同調二字出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

後山平生西方願。擺脫區中緣。出謝靈運詩。想象昆山婆。緬邈區中緣。

山谷堂前水竹湛清華。用選詩謝叔源水木湛清華。

東湖大樹進涼颸。涼颸二字出謝元暉詩。輕扇生涼颸。

山谷謝人惠筆詩云。莫將空寫吏文書。用樂天紫毫筆詩。愼勿空將彈失儀。愼勿空將錄制詞。

老杜野航恰受兩三人。樂天云。野艇容三人。

歐公詞云。杏花紅處青山缺。本樂天詩。花枝缺處青樓開。

荊公梅詩云。肌雪參差冷太眞。出樂天詩。中有一人字太眞。雪膚花貌參差是。東坡揚州近日紅千葉。自是風流時世妝。出樂天諷諫詩云。元和時世妝。

山谷詠明皇時事云。扶風喬木夏陰合。斜谷鈴聲秋夜深。人到愁來無處會。不關情處亦傷心。全用樂天詩意。樂天云。峽猿亦無意。隨水復何情。爲到愁人耳。皆爲斷腸聲。此所謂奪胎換骨者是也。

樂天鹽商婦詩云南北東西不失家風水爲鄉舟作宅東坡魚蠻子詩正取此意

老杜立登要路津要路津三字出選詩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東湖呂侯離筵一何綺一何綺三字出選詩有高談一何綺又高文一何綺

東萊晚菘蚤韭老不厭夜鯉晨鳧多見疏夜鯉晨鳧出說苑魏文侯事

山谷百年中半夜分去一歲無多春再來全用樂天兩句百年夜分半一歲春無多

東坡江上愁心千疊山江上愁心出唐文粹張說有江上愁心賦

東坡放魚詩不用辛苦泥沙底出天樂詩不須泥沙底辛苦覓明珠

老杜詩用粔籹出楚詞招魂粔籹蜜餌有餦餭些

退之君來呼我出踉蹡越門限踉蹡二字出古樂府梁簡文詩毛嬙貌本絕踉蹡入氍毹

山谷試說宣城樂停杯且試聽取退之番禺軍府盛欲說暫停杯

東坡老守自醉霜松折取退之起舞先撼霜松摧

東坡公言百歲和風狂取退之詩百歲如風狂

山谷簡編自磁褷簪笏到仍昆取退之聯句爵勳逮僮隸簪笏自懷組

東坡婉娩幾時來入夢出退之詩旅宿夢婉娩

老杜傷生野岸及江清。出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枝。
老杜魚知丙穴由來美。出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
東坡素月流天掃積陰。素月流天出文選月賦。
東坡玉女窗明處處通。出文選靈光殿賦。玉女窺窗而下視。
荆公虎圖。目光夾鏡當坐隅。夾鏡出文選。顏延年頹。白馬賦。雙瞳夾鏡。兩權協月。
韓子蒼樓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用唐人孫叔向温泉詩。雖然水是無情物。流到宮前咽不流。其詩見顧陶唐詩類選。金華瀛湘集作王建詩。非也。子蒼在館中時。同舍李希聲賦上元詩。押丸字韵。館中諸公皆和。獨子蒼和丸字尤工云。坐看星橋開鐵鎖。臥聞雷鼓落銅丸。事見前漢史丹傳諫元帝節音律事。
山谷清江引云。全家醉著篷底眠。家在寒沙夜潮落。醉著二字。出韓偓詩。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
荆公別開小徑蒨松路。只與鄰僧作往還。東湖化之云。與客登臨定自好。它時無客與僧遊。
唐人詩。晚涼悲畫扇。紅袖泣前魚。泣前魚。戰國時龍陽君事。
山谷平山行樂自不思。豈有竹西歌吹愁。出杜牧之詩。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

山谷胸中五色綫。補袞用工深。出杜牧之詩。平生五色綫。願補舜衣裳。

東坡美滿風帆十幅蒲。美滿字出杜牧之詩。千帆美滿風。東湖亦用美滿字云。正須美滿十粉。晴。

山谷詩云。十度欲言九度休。萬人叢中一人曉。曾吉父云。此正山谷詩法也。其說盡之。

東坡詩云。公是主人身是客。舉觴登望得無愁。用樂天心是主人身是客身。是字本諺語。身猶言我也。如張飛自言身是張翼德。可共來決死。及宋彭城王義眞自關中逃歸。謂段宏曰。身在此。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謝淪云。身家太傅老。此類甚多。皆以身爲我也。韓子蒼詩云。身今老病投炎瘴。最憶冰盤貯蔗漿。亦用身字。

老杜食薇不願餘。不願餘三字。出選詩。左太沖詠史云。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

東萊少作。有白墻忽從林外過。青山常在馬頭看。佳句也。

東坡歸來晚歲同元亮。卻掃何人伴敬通。敬通、馮衍字也。卻掃字不見本傳。江文通恨賦云。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卻掃。塞門不仕。東坡蓋取諸此。

山谷馬上時時夢見之。夢見之三字。出選詩。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

東坡誰謂他鄉復異縣。天遣君來破吾願。他鄉各異縣出選詩。

神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出左太沖詠史詩。言論準宣尼。詞賦擬相如。

後山作南豐先生輓詞云侯芭才一足白首太玄經本李白詩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東萊詩云布帆此去應無恙用李白詩布帆無恙挂秋風李蓋用世說顧長康語
韓子蒼太一眞人歌云脫巾露頂風颼颼脫巾露頂四字出李白詩脫巾挂石壁露頂灑松風
東坡在徐州作長短句云半依古柳賣黃瓜今印本作半依古柳賣黃瓜非是予嘗見坡墨蹟作半依乃知半字誤也
顧陶唐詩類選二十卷其間載杜詩多與今本不同顧陶唐大中間人去杜不遠所見本必稍眞今併錄同異于後山河扶繡戶作星河浮繡戶斫卻月中桂作折盡月中桂破柑霜落刃作破瓜霜落刃烏蠻瘴遠隨作黔谿瘴遠隨老夫貪費日作老夫貪賞日秋至輒分明作秋至轉分明伴月落邊城作伴月下邊城家貧仰毋慈作家貧賴母慈犬迎曾宿客作犬憎閒宿客池中足鯉魚作河中足鯉魚賦或似相如作賦或比相如老思筠竹杖作老思筠竹柱衰疾那能久作衰病那能久吾豈獨憐才作惟我獨憐才勝迹隗囂宮作傳是隗囂宮丹青野殿空作丹霄野殿空欲挂斟徐劍作欲把斟徐劍乘爾亦已久作乘汝亦已久感動一沈吟作感激一沈吟櫟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作楊柳枝枝弱枇杷對對香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作飛螢自照水宿鳥競相呼白花簷外朶青柳檻前梢作白花筵外朶青柳檻前梢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作取醉他鄉酒相逢故里人與來今日盡君歡作與來終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作

羞將短髮猶吹帽．明年此會知誰健．作明年此會知誰在．去年今日侍龍顏．作去年冬至侍君顏．九重春色醉倭桃．作九天春色醉倭桃．不通姓字麤豪甚．作不通姓字麤豪困．宮女開函近御筵．作宮女開函進御筵．黃牛峽靜灘聲轉．作黃牛峽淺灘聲急．俯視但一氣．作俯視但吁氣．明我長相憶．作知我長相憶．何以有羽翼．作何以生羽翼．又載風涼原上作一首．今杜詩無之．其詩全錄於此．陰森宿雲端．霧露溼松柏．風淒日初晚．下嶺望川澤．連山無晦明．秋水千里白．佳氣鬱未央．聖人在凝碧．關門阻天下．信是帝王宅．海內方晏然．廟堂有良策．時貞守全蓮罷去遊說客．余忝南臺人．尋憂免貽責．以此見杜詩尚多．今集中所載．亦不能盡也．

呂東萊詩云．舊遊可數終難又．難又二字出韓文祭李郴州云．謂此會之難又．韓退之詩．梢梢新月偃．俗本作稍稍．荊公改作梢梢．蓋令狐澄本作梢梢．澄本最善．荊公用此改定梢梢者細也．見方言．白德天詩．亦用梢梢筍成竹．

王平甫在三館曝書．見韓幹所畫馬．作畫馬行．又作畫馬跋云．明皇召幹上南熏殿．問曰．汝奚不師陳閎．是時閎擅名天下．幹奏曰．臣不願也．明皇曰．然則汝以何爲師．幹曰．飛龍廄數萬匹．皆臣師也．余於是知幹眞善畫者．蓋以筆墨之迹．口耳之傳．而臻神妙之品者．古今未之有也．又以爲彼一畫史耳．且能不慊於形勢．而信其所知如此．學士大夫其可愧於幹哉．又云．所見畫病馬甚腯．疑少陵所謂畫肉不畫骨者．

殆於此有遺恨焉。然少陵爲幹贊。則又愛其駿健清新。疑其論曹韓二人之詞。不能無抑揚耳。善論文者。當知昔人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因此可以求著書者之意。又云。幹自言不願師陳翊。而少陵以幹爲曹霸弟子。無乃一時傳者失其指歟。惟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則爲知言。蓋中心無蔽於外物。然後有見於理。此不易之論。而莊生所謂。槃礴贏。者是已。此可以爲學者之法。平甫於此。蓋三致意焉。予讀之犁然有當於心。其論幹不願師陳翊。蓋以自況也。平甫在熙寧間。不與其兄雷同。是亦幹不師陳翊之比。故平甫言之重。詞之復。有深意存焉。

荆公詠史詩。最於義理精深。如酈侯詩。伊川謂說得酈侯極是。予謂武侯詩。說得武侯亦出。又如范增詩云。有道弔民天卽助。不知何用牧羊兒。又誰合軍中稱亞父。直須推讓外黃兒。詠史詩有如此等議論。它人所不能及。

小杜秋夜宮詞云。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含蓄有思致。星象甚多。而獨言牛女。此所以見其爲宮詞也。

老杜褭隱繡芙蓉。隱當如隱几之隱字讀。守歲阿戎家東坡云。當作阿咸家乃是。

少遊揚州詞云。寧論爵馬魚龍。爵馬魚龍四字。出鮑昭蕪城賦。

韓子蒼少以詩見蘇黃門。黃門贈詩云。我讀君詩默無語。恍然重見儲光羲。人問黃門何以比儲光羲。黃

明云見其行鍼布綫似之。

唐人李涉善爲歌行。如才調集所載雞鳴曲。荆公大喜。選載燕王好賢築金臺詩之類。皆全篇有思致。而詞近古。

山谷詩云。小艸有遠志。本艸遠志葉名小艸。

老杜詩能飢稚子色淒涼。能字讀作奈。用西漢能風與旱之能。玉山高並兩峯寒。並讀作傍。亦用西漢並字也。

歐公在禁中作端午帖子云。綵索盤中結楊梅。櫻裏紅。蓋用古樂府酒中桃喜子。櫻裏得楊梅。然古樂府櫻裏楊梅。不爲端午言。乃爲除夜言也。除夜安得楊梅。

荆公扇詩云。鬢亂釵橫特地寒。荆公嘗自書此詩云。鬢亂釵斜。不言釵橫也。蓋釵當橫。惟亂則斜爾。

古今詩人有離騷體者。惟李白一人。雖老杜亦無似騷者。李白如遠別離云。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鳴梟歌云。雞聚族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鄰。蝘蜓啁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如此等語。與騷無異。

李白云。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老杜云。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氣燄蓋相敵。陳無已云。寒心生蟋蟀。秋色上梧桐。蓋出於李白也。

政和間。董逌王賓於館中。和荊公叉字韵雪詩。至一百篇。詩語雖未必盡入律。然叉字尋至百韵。佛書道書。往往披盡。非博者不能也。

呂東萊喜晏元憲詩。樓臺冷落收鐙後。門巷清虛埽雪天。蓋說得上元後。天氣極佳。故東萊自有詩云。江城氣候猶含雪。艸市人家已挂鐙。蓋因元憲之詩。觸類而長。（青箱雜記作蕭條。）

予家空青喜晏元憲詞。可惜月明風露長在人歸後。每作郡處燕客多。令歌者以此爲湯詞。亦取其說得客散後風景佳故也。

山谷詩云。董狐常直筆。汲黯少居中。予案西漢黯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爰盎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少居中乃爰盎事。非汲黯也。

山谷漁父詞。新婦磯頭新月明。女兒浦口暮潮平。沙頭鷺宿戲魚驚。此三句本顧況夜泊江浦六言。山谷每句添一字而已。新月幕潮戲魚乃山谷新添也。

東湖晚年在德興作漁父詞。甚高雅。云。七澤三相。碧艸連洞庭江漢水如天。朝廷若覓元眞子。不在雲邊卽酒邊。明月櫂夕陽船。遊魚一似鏡中縣。絲綸釣餌都收卻。八字山前聽雨眠。遊魚一似鏡中縣。本沈雲卿詩。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遊。上句老杜曾用。下句東湖用之。東湖嘗對予誦此詞。且云本雲卿之句。自擊節不已。

東湖之文妙天下然皆非本色與其它文人之文詩人之詩不同文非歐曾之文詩非山谷之詩四六非荆公之四六然皆自極其妙

山谷嘲小德詩云書窗行暮鴉蓋用盧仝添丁詩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書窗如老鴉

予舊因東坡詩云我憎孟郊詩及要當關僧清未足當韓豪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遂亦不喜孟郊詩五十以後因暇日試取細讀見其精深高妙誠未易窺方信韓退之李習之尊敬其詩良有以也東坡性痛快故不喜郊之詞艱深要之孟郊張籍一等詩也唐人詩有古樂府氣象者惟此二人但張籍詩簡古易讀孟郊詩精深難窺耳孟郊如遊子吟列女操薄命妾古意等篇精確宛轉人不可及也

晏元獻小詞爲本朝之冠然小詩亦有工者如春寒欲盡復未盡二十四番花信風遙想江南此時節小梅黃熟子規啼之類亦有思致不減唐人

李邦直小詞有云楊花落燕子飛高閣長恨春醪如水薄春愁無處著往年曾宿王陵鋪鼓角悲風今日遼東舊日樓臺一半空亦佳作也

舒信道亦工小詞如云畫船椎鼓催君去高樓把酒留君住去住若爲情西江潮欲平江潮客易得卻是人南北今日此尊空知君何日同亦甚有思致

近年鎮江一士大夫姓邵詞亦工如云阿郎去日不道長爲客底事桐廬無處覓卻得廣州消息江頭一

隻闌船。風雨湘妃廟前。死恨無情江水送郎一去三年。此詞極有作路。又有一人詞云。黃金殿裏燭影雙龍戲。勸得官家眞箇醉。當下齊呼萬歲。殿前按徹涼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前宣喚六宮多少人愁。此詞極佳。或云王觀詞也。

東坡送顧子敦詩云。磨刀向豬羊。霍霍鬧鄰里。蓋譏子敦也。子敦體肥。當時有顧屠之號。然磨刀霍霍向豬羊。乃古樂府全一句。

東坡水調歌頭。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本謝莊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

老杜云。池上于今有鳳毛。本南朝謝鳳之子超宗。謂之鳳毛。鳳本人名。而老杜直以爲眞鳳毛。今人因仍以人家小兒爲鳳毛。蓋知本老杜。而不知本南史爾。

山谷和一僧偈頌押風字韵云。空餘祇夜數行墨。不見伽黎一臂風。祇夜、卽伽陀之類。謂偈頌也。伽黎、乃袈裟。一臂風。當作一角。事見楞嚴經。

荆公贈北山道人云。可惜昂藏一丈夫。生來不讀數行書。此語本李賀嘲少年詩云。每揖閒人多意氣。生來不讀半行書。

後山詩話云。望夫石詩。以顧況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爲絕唱。其說是矣。但非顧況詩。乃王建詩也。

孟東野集、古樂府有嬋娟篇云。漢宮承寵不多時。飛燕婕妤相妒疾。今顧況集中亦有。疑非孟詩。似顧況諸體。

元豐中王禹□餞文潞公詩云。功業獨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最爲的當。然此語亦本白樂天上裴晉公。聞說風情筋力在。祇如初破蔡州時。世間佳語未有無來厥也。

荊公絕句云。有似錢塘江上見。晚潮初落見平沙。兩句皆有來厥。才調集詩云。還似琵琶弦畔見。細圓無節玉參差。此上句來厥也。張籍詩云。閒尋泊船處。潮落見平沙。此下句來厥也。第讀詩不多。則不知耳。

四皓世人皆曰園公曰綺里季曰夏黃公曰甪里先生。黃長睿東觀餘論載王元之有詩云。未必頸如椽里子也應頭似夏黃公。畢文簡公讖之。謂不當云夏黃公。蓋四皓之目。當曰園公曰綺里季夏曰黃公曰甪里先生。惟杜詩黃綺終辭漢。不謂之夏綺而謂之黃綺。蓋得其義矣。

東坡和陶云。一揮三十紙。持去聽坐人。蓋用南史蕭子顯事。

東湖作呂右丞輓詞云。補袞家風在。名門不乏公。不乏公三字。出南史。宋孝武以柳元景弟之子世隆爲上庸太守。謂元景曰。卿昔爲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乏公也。

艇齋詩話校譌

此書原本闕譌極多。校正頗非易易。茲就其顯然譌處。將所引之書。對勘更正。若欲逐條細核。則非一朝一夕之功也。姑俟異日。咸豐三年五月。仁和胡珽識。

一頁五行 填左。本作頻在。茲依龍城錄改。六行 本闕天罰二字。茲依雲仙雜記增。

四頁十四行 律當作粘。

六頁二行 末字誤。五行 隗始二字。本作未出國語。

七頁四行 新成。按山谷知常軒原詩作新晴。蓋用杜詩不勞鐘鼓報作新晴語。

十一頁十二行 胡本作何。茲依秦淮海集改。

十三頁三行 曰字誤。本作日。然一日曲未解。

十七頁二行 厭字誤。十二行 渡字誤。本作歷。本作波。

十八頁五行于字誤本作干。

二十頁八行並當作顏。

二十四頁二行著字誤本作看。

二十七頁五行末央誤。原本作未央。十四行鉅以反。以字誤。本作鉅依反。

三十頁七行天樂誤。本作樂天。

三十一頁五行曰字誤。本作白。

三十三頁三行鼴無此字。乃鼴之譌。七行破柑霜落刃。據十七頁七行作破柑霜落爪。似當从改。十三行青柳檻前悄。按前後兩句無一字異。其中必有一前俟攷。

三十五頁四行廩字誤。本作廪。

三十六頁一行明當作門。

三十八頁一行溯字譌。本作坡。

四十頁四行筋字誤。本作筋。四行五行六行屐字並誤。本皆作歷。九行按陶潛桃花源詩。黃綺之商山。更在杜詩之前。

艇齋詩話續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按是書世無傳本胡氏得舊帙付刊猶以闕誤獨多無從讐覈僅箸校譌廿餘條而已今春繕刻歲工披閱一過亟思補其未備記聞疏陋力不能逮也繼念書中所引多北宋詩家大率人自爲集因姑就陳氏解題及晁氏讀書志馬氏經籍考箸錄各編與是書互相印證疏列札記聊備遺忘他日當再據各家專集逐句審勘繕錄重鐫至一二詞章典故或釋解未明或轉寫滋謬特取耳目所及辨正數條新刻譌字亦附訂焉其所不知則未敢臆斷云光緒戊子清明日鑑又識

提要一頁五行 案此引艇齋雜著解題季貍其子也下陳氏原文又有少從呂居仁徐師川游嘗一試禮部不中云云今考是書稱引東萊東湖語居多東萊卽呂東湖卽徐也又考季貍試春官不第以布衣終爲一時名流所敬愛解題後二語當於提要中徵引之正見其師友淵源生平出處可與是書相發明也艇齋又有師友尺牘二卷爲其子滯所輯陳氏解題亦著錄

詩話二頁二行 書錄解題東湖集三卷樞密豫章徐俯師川撰禧之子山谷諸甥也 又瀑泉集十二卷曾𥘅可正平撰避養直之弟有悪疾號癩可案癩可丹陽人父堅字伯固兄庠字直養皆有詩名 七行 案少陵贈張十二山人詩商山猶入楚渭水不離秦注云渭一本作源此條前後複引誤當刪其一 八行 又贈別何邕詩綿谷元通漢沈江不向秦此條綿誤作錦本誤作不當改 十行 又上白帝城詩兵戈猶擁蜀此條猶誤作猶當改 十一行 案少陵全

集送班司馬入京詩歎君能戀主久客羨歸秦冬至詩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是三秦並押秦字此條漏引當補又喜聞盜賊總退口號詩贊普多教使入秦數通和好止烟塵秦字押在首句雖非一例亦可備參。十三行　晏叔原名幾道。元獻公之子。詞有小山集陳氏解題稱其追逼花間高處或過之○解題又云東萊集二十卷外集二卷中書舍人東萊呂本中居仁撰希哲之孫好問之子而祖謙之伯祖也撰江西宗派者後人亦以其詩入派中。

二頁三行　舞劍渾脫劍下當有器字按劍器乃健舞曲亦名武舞曲其舞用女伎雄妝空手而舞詳見仇兆鰲杜詩詳注。十行　疑是中原無是時當作無事時。十二行　韓駒字子蒼蜀仙井人官中書舍人幼能詩黃山谷稱之蘇子由以比儲光羲有陵陽集。

四頁六行　崔鵬字德符陽翟人坐元符上書邪等廢於家治園號婆娑靖康初召爲右正言力論馮澥之罪有婆娑集三十卷。十三行　汪革字信民臨川人有青溪集一卷呂居仁序之以上並見陳氏解題及晁氏讀書志馬氏通考。

五頁二行　魏志東夷傳高麗築小城藏朝服衣幘呼此城爲幘溝漊溝婁高麗名城也○程曉附見魏志程昱傳昱之孫也。三行　襤褸或云避暴笠或云暴月濕人衣冠束身之狀或云不曉事之稱○向人門當作到人家程曉詩見古樂府通首用歌。八行　案少陵寄章十侍御詩河內猶宜借寇恂注宜一本作疑此引作無因蓋誤○又案仇注引澤州陳廷敬曰河內潁川皆寇恂舊治詩言河內借寇蓋有爲而云然非誤用也。九行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詩青青竹筍迎船出日日江魚入饌來注云日日一作白白又仇注引楚國先賢傳孟宗最孝母好食筍冬月無之宗入林中哀號筍爲之生不云母亡後事與此引山谷說不同當再攷又次句引東觀漢記姜詩與婦備作養母母嗜江

水及魚鱠。俄而湧泉舍側。味如江水。每日出雙鯉魚云云。以每日注日日。以江水鯉魚注江魚。較王祥事更爲切合。似當從仇注爲長。

六頁一行　衙官非持正語。按此注不知何人所記。蓋以駁艇齋之說者。非自注也。持十一行　東海黃公事。見西京賦。善注引西京雜記。十二行　正皇甫湜字。又下三十六頁注。餘夜安得楊梅。亦非自注。當加□。今誤。○書錄解題。薛許昌集十卷。唐許昌。十四行　解題。宛邱集七十卷。年譜一卷。題居舍人節度使薛能撰。會昌四年進士。謚國張耒文潛撰。宛邱。陳州。其所居也。

七頁一行　解題。柯山集二卷。齊安潘大臨邠老撰。所謂滿城風雨近重陽者也。按東萊喜邠老浯溪詩。又詳下十三頁。似可合爲一條。不必分列。五行　案山谷與高子勉詩。尋前八米句。窗下十年書。此誤作入米。當改又北齊書盧思道傳。文士共作齊文宣挽詩十首。中擇其一二。惟思道獨得八首。人稱八米盧郎。徐鍇云。若十行　書錄解題。李嘉祐集十卷。唐言十稻之中得八粒米也。或云米當爲采。言十首中采擇其八耳。元微之詩。八采詩成未伏盧。台州刺史李嘉祐從一攢天寶七載進士。亦號畫閣集。李肇稱其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之句。王維取之以爲七言。今此集無之。案漠漠水田飛白鷺。今見王右丞集積雨輞川莊詩。此以爲李嘉祐作。蓋因李肇之言而誤記也。

八頁五行　本似當作　輕當作清。杜集可證。上聯已押輕字。七行　按陳江總詩。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意。屬上句。六行　日少游詩。日長云云。正用江總詩意。十二行　按昔人謂少陵螢火詩。刺閹人李輔國。說見杜詩注。仇

九頁二行　杜集花蘂上蜂鬚。花蘂一本作蘂粉。此作花粉。未知何據。五行　酒渴愛江清四句。見杜集五律。題云。軍中醉歌寄沈八劉叟。仇氏引顧宸注曰。文苑英華載暢當作黃伯思。編爲少陵詩。按英華所載。蓋即本於顧陶。陶會昌

四年進士官太子校書郎集唐詩類選二十卷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又按顧宸注云山谷在蜀道見古石刻有唐人詩以老杜酒渴愛江清爲韻艇齋謂山谷用唐人詩爲韻不言老杜與顧宸注異俟再考○單當作軍杜集詩題可證軍中謂嚴武幕府也

六行　則字誤原作其

九頁十三行至十頁二行　按明宋濂溪云淵明詩題甲子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注文選皆因之此條謂始於五臣非也又何孟春靖節集注嘗有辨以思悅之言爲不然詳見困學記聞卷二趙氏箋

三行　楊凝式唐楊涉之子仕五代所稱楊風子者也

十三行　子蒼下當有詩字

十一頁三行　黃庭二字疑有脫誤

八行　此條尚有脫文當與前第五頁高麗松扇詩合爲一條

十一行　高子勉山谷同時前七頁山谷用八米句即贈高詩也解題還集二卷直龍圖閣江陵高荷子勉撰

十三行　路徑當依漢書作徑路文穎曰徑路匈奴賓刀也瑠璃當依漢書作留犁文穎曰留犁飯匕也此條上文正作留犁不應歧異

十二頁四行　機杼也下當乙斷

十二行　蔡持正名確

十三頁四行　書錄解題老圃集一卷諫議大夫洪芻駒父撰洪豫章人兄弟四人山谷諸甥也

七行　事持疑當作自持謂強自支持也

十四頁一行　四洪兄弟已見前又案駒字龜父有清虛集舉進士不第芻字駒父有老圃集官諫議大夫靖康失節貶廢炎字玉父有西渡集官中書舍人羽字鴻父坐上書元符入籍終其身羽詩不傳

二行　穆脩字伯長

九

饒德操詳見行下二十一頁。十行謝無逸名逸臨川人有溪堂集李希聲名錞官秘書丞與徐師川潘邠老同時有希聲集

十五頁六行書錄解題總集類才調集十卷後蜀韋穀集唐人詩。十四行注張湖誤原本又十行顧況詩選云云況當作陶下十二十三行並同作張湖下同

十六頁十四行解題空青遺文十卷直寶文閣南豐曾紆公卷撰紆布之子有異材建炎紹興之際將漕江浙王鈐性之其壻也

十七頁十一行熟當作熟此東坡金山夢中詩。十三行攤錢即攤賭也見後漢書梁冀傳又竇專意錢乃射覆之類與攤錢異說見杜詩仇註

十八頁七行東萊試院中再次前韻詩日月已秋罷出漢書元帝紀。八行書田叔傳王以故不大出游亦作大。十一行按此疑有誤海外西經云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於是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而舞周益公跋邵康節手書陶詩云宣和末臨漢曾紆謂舊本讀山海經詩形天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余喜其援證甚明云云是曾伯容說本作刑天舞干戚此脩引伯容說以刑爲形舞爲無又言形天以干戚爲食雖無干戚食而猛志常在是與山海經及周益公諸說顯然歧異伯容於艇齋爲伯祖家學相傳不應乖互至此殊不可解。十二行書錄解題臨漢居士集七卷南豐曾紆伯容撰父阜字子山於子固爲從兄弟阜嘗將漕湖南後家襄湯紆子思字顯道有懷岘居士集。紆父子皆有官而皆高亢不仕。十四行浯溪下當有碑詩二字見上十三頁。○凍當从水作凍下同暴雨謂之凍本爾雅釋天不當云出楚辭。

十九頁一行按東坡贈張子野詩有云詩人老去鬚鬢在公子翛來燕燕忙通首用張姓事蓋東湖所本也。二行按賈客書眠二句唐綸晚次鄂州詩也昔人謂上句動中寓靜下句靜中寓動盧綸大歷十子之一。十四

行寂當作靜引見上十五頁

二十頁四行按荊公詩因緩尋而遲歸上下相承方見作意東湖詩緩行與遲步似未見其分別十二行花間集晚唐人詞共十一人詞百十首見解題

二十一頁三行憲當作獻○唐章莊詞見解題九行按饒德操嘗作偈曰閒攜經卷倚松立試問客從何處來遂號倚松道人十二行丞相謂曾布也德操爲布客與語新法不合乃祝髮去爲浮圖宋藝文志載倚松集十四卷

二十二頁二行張耒書錄解題作張廣文獻通考同俟再考解題云鄱陽人與呂居仁爲詩友紹興中官中書舍人有東堂集○夏倪字均父歷春人知江州有遠遊集七行屬當作囑九行長江繞郭二句似從老杜青青竹筍一聯脅換骨十行案老杜詩云老年花似霧中看又云知章騎馬如乘船呂詩蓋全用杜意十一行奏字疑有誤此詩亦見寄齋筆記

二十三頁八行蘇伯固名堅僧繇可之父已見前十二行按東坡遊徑山詩王十朋注引徑山山門事狀第一代國一禪師諱法欽吳郡崑山人姓朱氏法欽此云道欽與王注小異

二十六頁十四行聯句下當有序字

二十七頁二行釣下似當有籠字再考九行洪玉父舍人已見前

二十八頁十行 案續漢五行志桓帝時童謠云目繞爲金爲堂石上慷慷春黃粱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上下二句意義各別梁下與春粱字亦不同此引古樂府春粱之下云云與上句連讀似誤玉臺新詠引童謠作攝粱之下則更謬矣又案志云丞卿怒謂十三行 文選公讌類曹植詩云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又應瑒詩云公子敬愛客主鼓之丞及宗卿也亦不得改爲丞相樂飲不知疲詞意俱同公子皆謂魏文帝應與曹同時所稱建安七子者也

二十九頁三行 按老杜詩自用毛詩淒其以風似不必出靈運也四行 於疑作淤五行 邀當作邈緬邈猶想像也七行 文選二十六謝元暉在郡臥病詩生作動十四行 斷腸似當作腸斷

三十頁四行 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好晨鳧及北犬並無夜鯉二字八行 密當作蜜十二行 和當作如此東坡陪歐陽公讌潁州西湖詩也上句插花起舞爲公壽王十朋注亦引韓詩上句云男兒不再壯

三十一頁一行 蒲別本作浦然蒲字叶韻注杜者作地名解詳見本集仇註五行 賴當作賚十四行 思疑當作惡

三十二頁二行 粉字誤原作分三行 曾吉父名幾章貢人官禮部侍郎十四行 按此少陵詩也句首當有老杜字又此二句用子有曾文清集號菜山先生見解題雲事上下相承賦似相如亦見漢書楊雄傳不必取材太沖也太沖詩亦指雄而言上句謂雄譔法言象論語也

三十三頁三行 按老杜飲中八仙歌亦云脫帽露頂王公前

三十四頁四行風涼原上作一首。當考少陵集逸詩。

三十五頁十二行少陵李監宅詩。仇注引丹鉛錄云。集韻縫衣曰繐。今俗呼繐線。杜詩稱隱繐芙蓉字作隱。而意同。○又杜位宅守歲詩。守歲阿戎家。戎一本作咸。按杜位少陵從弟也。仇氏引通鑑注。晉宋間人多呼弟爲阿戎云云。又胡儼曰。阿戎注家改爲阿咸。不知阿咸乃叔姪事。與兄弟不相當。東坡與子由詩。欲喚阿咸來守歲。一時誤用。不必據以爲證。十三行魚龍爵馬四字。此鮑昭用西京賦語。

三十六頁四行遺志。一名小草。此用郝隆曬謝安語。不當專引本草。五行少陵狂夫詩。恆饑稚子色淒涼。各本盡同。此改作能饑。又云能讀作奈。不知所據何本。○並字見漢書郊祀志。七行變當作糷。下同。

三十七頁三行憲宋史作獻。前廿一頁亦誤。憲後三十八頁作獻。當改正。十一行相字誤。原作湘。

三十八頁三行書窗。當依盧全集作詩書。按全示添丁詩全首。亦見蓮堂詩話下卷。十行李邦直。名清臣。大名人。官門下侍郎。有淇水集。歐陽公愛其文。以比蘇軾。其爲人寬博有度而趨時嗜權利。首主紹述之論。

校譌一頁六行注按本條用律切二字。謂其詩入律而切合也。校譌云。律當作精。似不必改。七行注按請從隗始。乃郭隗對燕昭王語。見戰國策。校譌云。出國語。誤。

二頁二行注按並海二字。本漢書郊祀志。北並勃海。並。蒲浪反。譌作傍。亦見本書三十六頁。校譌云。並當作瀕。非也。

附補校

詩話一頁韓退之詩見本集題云答道士寄樹鷄軾注樹鷄木耳之大者又割取二字集作直割軾注亦引龍城錄雲仙雜記與艇齋此條略同何義門曰公詩當據古詩不當引龍城錄按雲仙雜記乃宋人作更非韓公所及見

十六頁七行按謝師厚山谷外舅也見山谷集○韓持國名維潁昌人南陽郡公門下侍郎有南陽集

二十六頁七行詩竹誤當作謂竹

二十八頁十一行門白誤原作白門

三十一頁五行赧白馬賦赧字已見續校白原本誤作曰今據校謂改正

三十四頁十行德天誤原作樂天

三十五頁十四行韓子蒼比儲光羲亦見前四頁續校引陳氏解題可互參

三十六頁二行荆公大喜選載云云大喜二字與下句不相承接必有誤

三十八頁十二行　客易誤。原作容易。

三十九頁六行　蟬娟誤。當作嬋娟。○謝壯誤。原作酬莊。

四十頁四行　筋原本誤作筋。今據校讎改正。十行　紙、東坡集本皆作幅。○子顯當作子雲。南史齊高帝諸子傳。新淦俞子雲善草隸。百濟使人求書。子雲書三十紙與之。按子雲字景通。子顯之弟。齊豫章王嶷之子。高帝之孫。

校讎一頁八行　新晴上衍作字。原本無。九行　泰淮海誤。原本秦作秦。

竹坡詩話

周紫芝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及津逮祕書皆收有此書百川宋本故據以影印並錄津逮本毛晉跋於後

竹坡老人詩話卷第一

杜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有雨抛金鎖甲苔卧緑沉鎗之句言甲抛於雨爲金所鎖鎗卧於苔爲緑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余讀薛氏補遺乃以緑沉爲精鐵謂隋文帝賜張奫以緑沉之甲是也不知金鎖當是何物後又讀趙德麟侯鯖謂緑沉爲竹乃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緑沉森杳冥此尤可笑

戴良少所推服每見黄憲必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豎兒所來耶王履道詩不見牛豎黄叔度即尋馬磨許文休語雖工然牛豎乃叔度之父耳非叔度也

聰聞復錢塘人以詩見稱於東坡先生余遊錢塘甚

又絕不見此老詩松園老人謂余言東坡倅錢塘時聰方爲童行試經坡謂坐客言此子雖少善作詩近參寥子作昏字韻詩可令和之聰和篇立成云千點亂山橫紫翠一鈎新月掛黃昏坡大稱賞言不減唐人因笑曰不須念經也做得一箇和尚是年聰始爲僧東坡詩云君欲富餅餌會須縱牛羊殊不可曉河朔土人言河朔地廣秦苗彌望方其盛時須使人縱牧其間踐踏令稍疎則其收倍多是縱牛羊所以富餅餌也

維揚之擾衣冠皆南渡王邦憲客宛陵與其鄉人相遇作集句云楊子江頭楊柳春衣冠南渡多崩奔柳條弄色不忍見東西南北更堪論誰謂他鄉各異縣

豈知流落復相見青春作伴好還鄉爲問淮南米貴賤其敘事有情致爲可喜近時集句所未有也

集句近世往往有之唯王荆公得此三昧前人所傳如兩蒹葭院蒻風約半池萍之句非不律切但苦無思耳

孔毅父喜集句東坡嘗以指呼市人如使兒戲之觀其寄孫元忠詩云不恨我衰子貴時經濟實藉英雄姿君有長才不貧賤莫令斬斷青雲梯驊騮作駒已汗血坐看千里當霜蹄省郎京君必俯拾軍符侯印取豈遲殆不減胡笳十八拍也

紹興初有退相寓永嘉獨陳用中彦才雖鄰不謁及再相有薦之者止就部注邑連江戲作小詩云命賤

安能比鉅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日上爭豈子笑向連江作醉翁蓋其所生年月時適與時宰同但日差異耳

東坡遊西湖僧舍壁間見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誰所作或告以錢塘僧清順者即日求得之一見甚喜自是而順之名出矣余留錢塘七八年間有能誦順詩者往往不逮前篇政以所見之未多耳然而使其止於此亦足傳也

宋元章少時作邑會歲大旱遣吏捕蝗甚急有隣邑宰忍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元章取公牒作一絕大書其背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

若是弊邑遣去却煩貴縣發來見者大笑

東萊蔡伯世作杜少陵正異甚有功亦時有可疑者如峽雲籠樹小湖日落船明以落爲蕩且云非久在江湖間者不知此字之爲工也以余觀之不若落字爲佳耳又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以宿爲沒沒字不若宿字之意味深遠明甚大抵五字詩其點化正在一字間而好惡不同乃如此良可惜也

客有誦淵明閑情賦者想其於此亦自不淺或問坐客淵明有侍兒否皆不知所對有一人言有之問其何以知曰所謂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有侍兒邪於是坐客皆發一笑

杜少陵之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斧一具

而告之曰欲子斫斷其手不然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余嘗觀少陵作宗武生日詩云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則宗武之能詩爲可知矣惜乎其不可得而見也

士大夫學淵明作詩往往故爲平澹之語而不知淵明制作之妙已在其中矣如讀山海經云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豈無雕琢之功蓋明玕謂竹清瑤謂水與所謂紅綻曬簷鳧黃團繫門衡者異矣

余讀秦少游擬古人體所作七詩因記頃年在辟雍有同舍郎潭州貢士劉剛爲余言其鄉里有一老儒能効諸家體作詩者語皆酷似効老杜體云落日黃牛峽秋風白帝城尤爲奇絕他皆類此惜乎今不復

記其姓名矣

賀方回嘗作青玉案詞有梅子黃時雨之句人皆服其工士大夫謂之賀梅子郭功父有示耿天隲一詩王荊公嘗爲書之其尾云廟前古木藏訓狐豪氣英風亦何有方回晚倅姑孰與功父遊甚懽方回寡髮功父指其髻謂曰此眞賀梅子也方回乃捋其鬚曰君可謂郭訓狐矣功父白鬚而鬍故有是語

鄭谷雪詩如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之句人皆以爲奇絕而不知其氣象之淺俗也東坡以謂此小學中教童蒙詩可謂知言矣然而谷亦不可謂無好語如春陰妒柳絮月黑見梨花風味固似不淺惜乎其不見賞於蘇公遂不爲人所稱耳

世傳楊文公方離禓褓猶未能言一日其家人携以登樓忽自語如成人因戲問之今日上樓汝能作詩乎即應聲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怕驚天上人舊見古今詩話載此一事後又見一石刻乃李太白夜宿山寺所題字畫清勁而大且云布衣李白作而此又以爲楊文公作何也豈好事者竊太白之詩以神文公之事歟抑亦太白之碑爲僞邪韓退之城南聯句云紅皺曬簷尾黃團繫門衡黃團當是瓜蔞紅皺當是棗退之狀二物而不名使人瞑目思之如秋晚經行身在村落間杜少陵北征詩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此亦是說秋冬間離落所見然比退之頗似省力

有作陶淵明詩跋尾者言淵明讀山海經詩有形天無千歲猛志固有在之句竟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云刑天獸名也好嗔干戚而舞乃知五字皆錯形天乃是刑天無千歲乃是舞干戚耳如此乃與下句相協傳書誤繆如此不可不察也

樞密張公嵇仲喜談兵論邊事面目極嚴冷而作小詩有風味岐王宮有侍兒出家爲比丘尼者公賦詩云六尺輕羅染麴塵金蓮步穩襯繡裙從今不入襄王夢剩盡巫山一朵雲殊可喜也

徐陵玉臺新詠序云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臉崔正熊古今注云燕支出西方土人以染中國謂之紅藍以染粉爲婦人色而俗乃用烟脂或

臙脂字不知其何義也杜少陵林花着雨臙脂濕亦用此二字而白樂天三千宮女燕支面却用此二字殊不可曉

潮州韓文公祠有異木世傳退之手植去祠十數步種之輒死有題文公祠者云韓木有情春谷暖鱷魚無種海潭清者是也

余頃年遊蔣山夜上寶公塔時天已昏黑而月猶未出前臨大江下視佛屋崢嶸時聞風鈴鏗然有聲忽記杜少陵詩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恍然如已語也又嘗獨行山谷間古木夾道交陰唯聞子規相應木間乃知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之爲佳句也又暑中瀕溪與客納凉時夕陽在山蟬聲滿樹觀二人

洗馬於谿中曰此少陵所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者也此詩平日誦之不見其工唯當所見處乃始知其爲妙作詩止欲寫所見耳不必過爲奇險也

夔峽道中昔有杜少陵題詩一首以天字爲韻榜之梁間自唐至今無敢作詩者有一監司過而見之輒和少陵韻大書其側後有人嘲之云想君吟詠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過者無不笑之

大梁羅叔共爲余言頃在建康士人家見王荊公親寫小詞一紙其家藏之甚珍其詞云留春不住費盡鶯兒語滿地殘紅宮錦汙昨夜南園風雨小怜初上琵琶曉來思繞天涯不肯畫堂朱戶東風自在楊花荊公平生不作是語而有此何也儀真沈彥述謂余

言荆公詩如繁緑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竿等篇皆平父詩非荆公詩也沈乃元龍家壻故嘗見之耳叔共所見未必非平父詞也

余家藏山谷謝李邦直送齎雲龍茶詩所謂齎雲從龍小蒼璧元豐至今人未識者是也用川麻矮紙作鉅軸書如拳許大字畫飛動可與瘞鶴銘離堆記爭雄政和甲午携以示李端叔端叔和山谷韻又用此韻作詩見貽且跋其尾云元豐八年九月魯直入館是月裕陵發引前一日百官集朝堂與余適相值避迫邦直送茶居兩日閤有詩又數日相見於文德班中爲余口占政和四年中元前一日宣城周少隱出

此詩相示蓋二十有九年矣感舊愴然因借其韻書于卷尾是日太平久不雨而雨黃昏月出已而復雨紹興兵至姑錄詩帖兩牛腰併與山谷墨妙爲之一空

李石柳公權俱與唐文宗論詩李石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畫不逢也晝短苦夜長暗時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照也古人作詩之意未必爾然人臣進言要當如此及文宗有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之句公權但云薰風從南來殿閣生微涼而已殊不寓規諫之意何也蓋責文宗享殿閣之涼而不知人間之苦所以譏之深矣曉人豈不當如是邪

竹坡老人詩話卷第一

竹坡老人詩話卷第二

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庭戶悄無聲特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不道流年暗中換世傳此詩爲花藥夫人作東坡嘗用此作洞僊歌曲或謂東坡託花藥以自解耳不可知也

王荆公作集句得江州司馬青衫濕之句欲以全句作對久而未得一日問蔡天啓江州司馬青衫濕可對甚句天啓應聲曰何不對梨園弟子白髮新公大喜

梁太祖受禪姚坦爲翰林學士上問及裴延裕行止曰頗知其人文思甚捷坦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

太祖應聲曰卿便是上水船議者以埠爲急灘頭上水船魯直詩云花氣薰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山谷點化前人詩而其妙如此詩中三昧手也東南之有蠟梅蓋自近時始余爲兒童時猶未之見元祐間魯直諸公方有詩前此未嘗有賦此詩者政和間李端叔在姑溪元夕見之僧舍中嘗作兩絕其後篇云程氏園當尺五天千金爭賞侫朱欄冀因今日家家有便作尋常兩等看觀端叔此詩可以知前日之未嘗有也

近世士大夫家所藏杜少陵逸詩本多不同余所傳古律二十八首其間一詩陳叔易記云得於管城人家冊子葉中一詩洪炎父記云得之江中石刻又五

詩謝仁伯記云得於盛文肅家故書中猶是吳越錢氏所錄要之皆得於流傳安得無好事者亂眞然而如巴西聞收京云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衣又云尅復誠如此安危在數公又舟過洞庭一篇云蛟室圍青草龍堆擁白砂護江蟠古木迎擢舞神鴉又一篇云說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驚却釣魚船此決非他人可到其爲此老所作不疑西湖諸寺所存無幾唯南山靈石猶是舊筆寺僧言頃時有數道人來丐食拒而不與乃題詩屋山而去至今猶存字畫頗類李北海是唐人書也其詩云南塢數回泉石西峯幾疊煙雲登攀孰以爲侶顏寓李甲蕭耘後好事者譯之前一句乃呂字第二句洞字第三句嶺

字是洞賓與三人者來耳李甲近世人東坡以比郭恕仙善畫而有文餘不知其爲何人當亦是神仙也東平王興周爲余言東平人有居竹間自號竹谿翁者一夕有鬼題詩竹間云墓前古木號秋風墓尾幽人萬慮空唯有詩魂銷不得夜深來訪竹谿翁世傳鬼詩甚多常疑其僞爲此詩傳於興周鄉里必不妄矣鬼之能詩是果然也

凡詩人作語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余讀太史公天官書天一鎗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杜少陵詩云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蓋暗用遷語而語中乃有用兵之意詩至於此可以爲工也

白樂天長恨歌云玉容寂寞淚欄干梨花一枝春帶

兩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氣韻之近俗也東坡作送人小詞云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雖用樂天語而別有一種風味非點鐵成黃金手不能爲此也

自古詩人文士大抵皆祖述前人作語梅聖俞詩云南隴鳥過北隴叫高田水入低田流歐陽文忠公誦之不去口魯直詩有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却喚雨鳩來之句恐其用此格律而其語意高妙如此可謂善學前人者矣

林和靖賦梅花詩有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語膾炙天下殆二百年東坡晚年在惠州作梅花詩云紛紛初疑月掛樹耿耿獨與參橫昏此語

一出和靖之氣遂索然矣張文潛云調鼎當年終有實論花天下更無香此雖未及東坡高妙然猶可使和靖作衙官政和間余見胡伒司業和曾公袞梅詩云絶艷更無花得似暗香唯有月相知亦自奇絶使醉翁見之未必專賞和靖也

世所傳退之遺文其中載嘲鼾睡二詩語極怪譎退之平日未嘗用佛家語作詩今云有如阿鼻尸長嗅忍衆罪其非退之作決矣有如鐵佛聞皺眉石人戰搖體之句太似鄙陋退之何嘗作是語小兒輩亂眞如此者甚衆烏可不辨

有數貴人遇休沐携歌舞飛僧舍者酒酣誦前人詩因過竹寺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僧聞而笑之貴

人問師何笑僧曰尊官得半日閑老僧却枯了三日
謂一日供帳一日賓集一日掃除也
羅叔共言頃歲錢塘有葛道人者無他技能以業優
爲生得金即沽酒自飲往來湖山間數歲矣人無知
之者一日爲寺僧修優口中微有聲狀若哦詩者僧
怪而問之葛生笑曰今日偶得句耳問之乃云百囀
已休鶯哺子三眠初罷柳飛花自是人始知其爲詩
人世之露才揚已急於人知者聞斯人之風亦可少
愧矣
詩人造語用字有着意道處往往頗露風骨如滕元
發月波樓詩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是
也只一直字便是着力道處不惟語稍崢嶸兼亦近

俗何不云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自與水相連爲微有蘊藉然非知之者不可以語此

有明上人者作詩甚艱求捷法於東坡東坡作兩頌以與之其一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更無交涉其一云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乃知作詩到淡處要似非力所能東坡嘗有書與其姪云大凡爲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澹余以謂不但爲文作詩者尤當取法於此

劉元素名博文與余爲同郡其爲人靜退有守好作詩而語不安發內子朱賢而善事其夫每舉按齊眉則相敬如賓一日元素與客飲分韻得柳眉其詩云

青眼相看吾可知精神渾在豔陽時只因嫁得東君後雨淚相看是別離詩成坐客皆不悅後數日而其妻亡蓋詩讖也

郭功父晚年不廢作詩一日夢中作遊采石二詩明日書以示人曰予決非久於世者人問其故功父曰余近詩有欲尋鐵索排橋處只有楊花慘客愁之句豈特非余平日所能到雖前人亦未嘗有也忽得之不祥不逾月果死李端叔聞而笑曰不知杜少陵如何活得許多歲

詩中用疊字易得句懶如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此李嘉祐詩也王摩詰乃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摩詰四字下得最爲穩切若杜少陵

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欖離思花冥冥無端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來則又妙不可言矣

楊次翁守丹陽米元章過郡留數日而去元章好易他人書畫次翁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爲君作河豚其實他魚元章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無疑此鱸本耳其行送之以詩有淮海聲名二十秋之句林子中見之謂次翁曰公言無乃過與次翁笑曰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顛子耶余游濡須識次翁之孫侃爲余道此

杜牧之嘗爲宣城幕遊涇溪水西寺留二小詩其一云李白題詩水西寺古木回嵓樓閣風半醉半醒遊三日紅白花開山雨中此詩今載集中其一云三日

去還住一生焉冊遊含情碧溪水重上槃公樓此詩今榜壁間而集中不載乃知前人好句零落多矣

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杜少陵詩一卷如握節漢臣歸乃是禿節新炊間黃粱乃是閒黃粱以道跋云前輩見書自多不如晚生少年但以印本爲正也不知宋氏家藏爲何本使得盡見之想其所補亦多矣

韓退之城南聯句云庖霜鱠玄鯽浙玉炊香杭語固奇甚魯直云庖霜乃落鱸執玉酒明船雖依退之而駸駸直與少陵介路而揚鑣矣若明眼人見之自當作兩等看不可與退之同調也

錢塘關子東爲余言熙寧中有長老重喜會稽人少以捕魚爲生然日誦觀世音菩薩不少休舊不識字

一日輒能書而又能作偈頌嘗作頌云地爐無火一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乞得苧麻縫敗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此豈捕魚者之所能哉解悟如此蓋得觀音智慧力也

余讀東坡和梵天僧守詮小詩所謂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未嘗不喜其清絶過人遠甚晚遊錢塘始得詮詩云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松扉竟未掩片月隨行屨時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乃知其幽深清遠自有林下一種風流東坡老人雖欲回三峽倒流之瀾與溪壑爭流終不近也

杜牧之華清宮三十韻無一字不可人意其叙開元

一事意盡而詞隱曄然有騷雅之風至二千年際會三萬里農桑之語置在此詩中如使伶優與嵇阮輩並席而談豈不敗人意哉

錢塘強幼安爲余言頃歲調官都下始識博士唐庚因論坡詩之妙子美以來一人而已其敘事簡當而不害其爲工如嶺外詩敘虎飲水潭上有蛟尾而食之以十字說盡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只著渴字便見飲水意且屬對親切他人不能到也

韓退之薦士詩云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瞭眊杳然粹而精可以鎮浮躁蓋謂孟東野也余嘗讀孟東野下第詩云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劒傷及登第則自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第之得失喜憂

至於如此宜其雖得之而不能享也退之謂可以鎮浮躁恐未免於過情

東坡喜食燒猪佛印住金山時每燒猪以待其來一日爲人竊食東坡戲作小詩云遠公沽酒飲陶潜佛印燒猪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東坡性喜嚼猪在黄岡時嘗戲作食猪肉詩云黄州好猪肉價賤如糞土富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此是東坡以文滑稽耳後讀雲仙散録載黄昇日食鹿肉二斤自晨煮至日影下西門則曰火候足矣乃知此老雖煮肉亦有故事他可知矣

竹坡老人詩話卷第二

竹坡老人詩話卷第三

福唐黃文若言南徐刁氏子字麟游十歲賦竹馬詩云小兒騎竹作驊騮猶走東西意未休我已童心無一在十年渾付水東流後十歲果卒客有誌其墓者以比李長吉蓋文章早成古人有之然亦人之所忌也

道士林靈素以方術顯於時有附之而得美官者頗自矜有驕色或戲作靈素畫像詩云當日先生在市纏世人那識是眞仙只因學得飛昇後雞犬相隨也上天

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此一詩杜牧之王建集中皆有

之不知其誰所作也以余觀之當是建詩耳蓋二子之詩其清婉大略相似而牧多險側建多平麗此詩蓋清而平者也

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採此高力士詩也魯直作食筍詩云尚想高將軍五谿無人採是也張文潛作齊姜詩乃云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嘗慕蔡姜最清好固應加糝愧吾緣則是高將軍所作乃齊詩耳非筍詩也二公同時而用事不同如此不知其何故也

承議郎任隨成字師心劉景文甥也嘗謂余言景文昔爲忻州守聞數日率一謁晉文公祠既至祠下必與神偶語久之乃出文公亦時時來謁景文景文開

閻若與客語者則神之至也一日於廣坐中謂一掾曰天帝當來召君吾亦當繼往坐客皆相視失色已而掾果無疾而逝劉亦相繼而亡去後一日死而復甦起作三詩乃復就暝其一云中宮在天半其上乃吾家紛紛鸞鳳舞往往芝木華揮手謝世人聳身入雲霞公暇詠天海我非世人譯其二云仙都非世間天神統樓殿高低霞霧勻左右虬龍騙雲車山嶽聳風輦天地擅從茲得舊遲萬動毫端變其三云從來英傑自銷磨好突人天事更多良上巽中爲進發千車安穩渡銀河詩成謂其家人曰吾今掌事雷部中不復爲世間人矣

馮均州爲余言頃年平江府雍熙寺每深夜月明有

婦人歌小詞於廊廡間者就之不見其詞云滿目江山憶舊遊汀洲花草弄春柔長亭纔住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空逐曉雲愁行人莫上望京樓客有聞而錄之者姑蘇士子慕容嵓卿見而驚曰君何從得此詞客語之故嵓卿悲歎久之曰此余亡妻之詞無知之者明日視之乃其妻旅櫬所在

大梁景德寺峨眉院壁間有呂洞賓題字寺僧相傳以謂頃時有蜀僧號峨眉道者戒律甚嚴不下廂者二十年一日有布衣青裘昂然一偉人來與語良久期以明年是日復相見於此願少見待也明年是日日方午道者沐浴端坐而逝至暮偉人果來問道者安在曰亡矣偉人歎息良久忽復不見明日書數語

於堂側壁間絕高處其語云落日斜西風冷幽人今夜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字畫飛動如翔鸞舞鳳非世間筆也宣和間余遊京師猶及見之

李京兆諸父中有一人嘗爲博守者不得其名其人極廉介一日迓監司於城門吏報酉時守亟命閉關已而使者至不得入相與語於門隙使者請入見曰法當閉鑰不敢啓關請以詰朝奉迎又京遞至發緘視之中有家問即令滅官燭取私燭閱書閱畢命秉官燭如初當時遂有閉關迎使者滅燭看家書之句廉白之節昔人所高矯枉太過則其弊遂至於此

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主人此名爲何主人對以無名東坡又問爲甚酥坐客

皆曰是可以爲名矣又潘長官以東坡不能飲每爲設醴坡笑曰此必錯著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詩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唯繫一葫蘆已傾潘子錯著水更覓君家爲甚酥李端叔嘗爲余言東坡云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鎔化耳此詩雖一時戲言觀此亦可以知其鎔化之功也

唐人作樂府者甚多當以張文昌爲第一近時高郵王觀亦可稱而人不甚知觀嘗作遊俠曲云雪擁燕南道酒闌中夜行千里不見讎怒須如立釘出門氣吹霧南山雞未啼腰間解下雒政刀袖中擲下朱亥椎令笑郎鄂乳口兒此篇詞意大似李太白恨未入文昌之室耳至莫惱翁篇云穀垂乾穗豆垂角雨足

年登不勝樂烏巾紫領銀鬚長白酒滿盆翁自酌翁醉不知秋色涼兒捋翁鬚孫撼床莫惱翁翁年已高百事慵遂與文昌爭衡矣

本朝樂府當以張文潛爲第一文潛樂府刻意文昌往往過之頃在南都見倉前村民輸麥行余嘗見其親纂其後題云此篇効張文昌而語差繁乃知其喜文昌如此輸麥行云余過宋見倉前村民輸麥止車槐陰下其樂洋洋也晚復過之則扶車半醉相招歸矣感之因作輸麥行以補樂府之遺場頭雨乾場地白老稚相呼打新麥半歸倉廩半輸王免教縣吏相催迫羊頭車子毛布囊淺泥易涉登前岡倉頭買券槐陰凉清嚴官吏兩平量出倉掉臂呼同伴旗亭酒

美單衣換半醉扶車歸路涼月出到家妻具飯一年從此皆閑日風雨閉門公事畢射狐置兎歲蹉跎百壺社酒相經過

元微之作李白優劣論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況堂奥乎唐人未嘗有此論而稹始爲之至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則不復爲優劣矣洪慶善作韓文辨證著魏道輔之言謂退之此詩爲微之作也微之雖不當自作優劣然指稹爲愚兒豈退之之意乎黄師是赴浙憲東坡與之姻家置酒餞其行使朝雲侍飲坐間賦詩有綠衣有公言之句後人乃謂綠衣小官猶惜其不留是有公言也時朝雲語師是曰他人皆進用而君數補

外何也是謂公言而緑衣則東坡指朝雲也
呂舍人作江西宗派圖自是雲門臨濟始分矣東坡
寄子由云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則是
東坡子由爲師兄弟也陳無已詩云鄉來一瓣香敬
爲曾南豐則陳無已承嗣鞏和尚爲何疑余嘗以此
語客爲林下一笑無不撫掌
古今詩人多喜效淵明體者如和陶詩非不多但使
淵明愧其雄麗耳韋蘇州云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
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柰何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
家盡醉歸簷下一生豈在多非唯語似而意亦大似
蓋意到而語隨之也
頃歲朝廷多事郡縣不頒曆所至晦朔不同朱希真

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一詩云滕州三月作小盡梧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曆今不頒憶昔昇平淚成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爲秋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與夫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無間然矣

江淮間有水禽號魚虎翠羽而紅首頸色可愛人罕識之崔德符通羊道中詩所謂翠裘錦帽初相識魚虎彎環略岸飛是也余至興國數月郡去通羊二百里猶未及識詢之土人亦無識者每誦德符詩想像一見而已

張文潛中興碑詩可謂妙絶今古然憧關戰骨高於山萬里君王蜀中老之句識者猶以肅宗即位靈武

明皇既而歸自蜀不可謂老於蜀也雖明皇有老於劍南之語當須說此意則可若直謂老於蜀則不可揚子雲好著書固已見誚於當世後之議者紛然往往詞費而意殊不盡唯陳去非一詩有譏有評而不出四十字楊雄平生書肝腎開雕鑱晚於玄有得始悔賦甘泉使雄早大悟亦何事於玄賴有一言善酒箴眞可傳後之議雄者雖累千萬言未必能出諸此也

柳子厚別弟宗一詩云零落殘紅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煙此詩可謂妙絕一世但夢中安能見郢

樹煙煙字只當用邊字蓋前有江邊故耳不然當改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荊門郢樹煙如此却似穩當

汪內相將赴臨川曾吉父以詩迎之有白玉堂中曾草詔水晶宮裏近題詩之句韓子蒼改云白玉堂深曾草詔水晶宮冷近題詩吉父聞之以子蒼爲一字師

柳子厚與浩初上人看山詩云海畔尖山似劒鋩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議者謂子厚南遷不得爲無罪蓋未死而身已在刀山矣

杜子美北征詩云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

紫鳳顛倒在短褐可謂窮矣及賦韋偃畫古松詩則云我有一疋好東絹愛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零亂請君放筆爲直幹子美乃有餘絹作畫材何也余嘗戲作小詩示少陵云百尺寒松老幹枯韋郎筆妙古今無何如莫掃鵝溪絹留取天吳紫鳳圖使少陵尚無恙當爲我一捧腹也

今日校讎國集適此兩卷皆公在宣城時詩某爲兒時先人以公眞稾指示某是時已能成誦今日讀之如見數十年前故人終是面熟但句中時有與昔時所見不同者必是痛遭俗人改易爾如病起一詩云病來又不上層臺（謂宣城疊嶂鱉溪也）惚有蜘蛛徑有苔多少山茶梅子樹未開齊待主人來此篇最爲奇絶今乃

改云爲報園花莫惆悵故教太守及春來非特意脉不倫然亦是何等語又如櫻桃欲破紅改作綻紅梅粉初墜素改作梅蕊殊不知綻蕊二字是世間第一等惡字豈可令入詩來又喜雨晴詩云豐穰未可期疲瘵何日起乃易疲瘵爲瘦飢若當時果有瘦飢二字則此老大段窘也

竹坡老人詩話卷第三

竹坡其誰乃宣城都公周少隱自謂然詩話非具史筆則未易作要見其詮次高下抑揚品題有眼目耳非擅能詩聲則何以有所決擇州教

官戴文舉姻家也出其編遺郡丞魏公茂丞又轉而示守陸子東併勉鏤板於郡閤爲貽傳来見之書當世墨客予卿焉可慕也歲在丁亥六月既望論兼書

余幼時見公集名太倉稊米憎其宋氣太重急貽一塾師既從胡元任叢話中見升竹字原譌坡數則覓其全帙讀之幽韻可喜復從塾師索太倉稊米已化作紅腐矣惜哉童習之覿面失一竹坡也但如刑天舞干戚之類往往借舊案作新評未免貽議于儕輩爾湖南毛晉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觀林詩話及其他三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朱